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

軍器部牙 劍 刀 匕首 鈇 弓 箭 弩 彈 槍

牙

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豎牙必以剛日剛日者謂上剋下也立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 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旗幟指敵或從風而舉暉暉絕日不絕竿勇氣奔逸 又曰將軍出兵有所討伐引兵出

城門望見白雲及白水者舉白牙旗五色牙旗隨天氣四時 魏志曰典

韋初為張邈士屬趙寵牙門長大莫能勝幸一手建之寵異才力 吳志

曰陸遜為右都督會丹陽賊帥費棧扇動山越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所

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付鼓角夜澆出谷間鼓譟而前應即破散 抱

朴子曰軍所始舉牙立旗風氣和調幡校飄飄終日不息者其軍有功也

吳胡綜大牙賦曰黃初八年黃龍見夏口孫權稱號因瑞改元作黃

龍大牙常在軍中進退視其所向命綜為賦曰狼狽垂蒙實惟兵精聖人

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明明大吳實天生德仍律天時制其

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
既布黃龍度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傑然持立六軍四望祭之後漢騰輔
祭牙文曰恭羗太守絜薦遐靈推轂之任實討不庭天道助順正直終明
晉袁宏祭牙文曰天生五材治道所司廢一不可靜亂輔時 晉顧愷之
祭牙文曰維某年某月日錄尚書事豫章公裕敢告黃帝蚩尤五兵之靈
兩儀有政四海有王奉命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闐闐伐鼓白氣經天
簡揚神武 宋王誕伐廣固祭牙文曰敬建崇牙顯茲威靈使鳴金授
無戢有寧皇風幽被凱旆歸旌 宋鄭鮮祭牙文曰絜牲先事薦茲敬祭
崇牙既建義鋒增厲人鬼一揆三才同契惟茲靈鑒庶必有察逆順昭辨
忌孝顯節使凶醜時殲主寧臣悅振旅上京凱歸西蕃神器增輝四境永
安

劍

釋名曰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 集韻曰鐔劍口也 字林曰喙劍
也 龍魚河圖曰流州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爲昆吾石治其石成鐵

劍光明四照洞如水精事具山部石篇又曰劍名飛揚 管子曰昔人盧之山發

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 山海經注曰汲郡冢中得銅劍

一枚長三尺五寸今所名干將劍明古者通以錫銅爲兵器 曰君子

之國其人衣冠帶劍事具人部篇周官曰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劍遷

乎其地而不能爲良地氣然也管子曰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 吳

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區冶子作名劍五枚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豪

曹或曰盤郢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劍王取純鉤示之薛燭

矍然望之曰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

溢塘觀其文色渙渙如冰將釋見日之光王曰客有賣此劍者有市之鄉

三十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其可與乎薛燭曰不可臣聞王之造此劍亦

董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吉日良時雨師灑道雷公發鼓蛟

龍捧鑪天帝壯炭木一下觀於是區冶子因天地之精造爲此劍取湛盧

視之薛燭曰善哉銜金鐵之英行氣託靈服此劍者可以折衝伐敵人君

有逆謀則去之允常以魚腸湛盧豪曹獻吳王僚後闔閭爲一女殺生以

送死湛盧之劍惡其無道乃去如楚昭王寐而得之召風胡子問之此劍
值幾何對曰赤董之山已合若耶之溪深而不測群神一天區冶子已死
雖有傾城量金珠玉猶不可與况駿馬萬戶之都乎 越絕書曰楚至召
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間吳有干將越有區冶子寡人願請此二人作鐵
劍乃令風胡子之吳見區冶子干將使之作為鐵劍口秦阿晉鄭聞而求
之不得興師圍楚於是王引秦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
流血子里江水抑揚折晉鄭之頭畢日 列子曰蒲孔周其祖得殷帝之
寶劍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其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
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且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
察之淡焉若有物在莫識其狀其觸物也寂無有聲而物不疾三曰零練
方書見其影不見光驢騮然而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寶傳之十三
世矣 又曰宋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弄七劍迭躍之五劍常在空
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又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刃切
五如泥 莊子曰昔趙文王喜劍莊子曰臣聞大王喜劍臣有三劍惟王

所用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代為
鏑晉衛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鈇統以渤海帶以常山此劍一用匡諸侯
天下服矣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精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
聖士為鐔以豪傑為鈇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
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於擊於前此無異鬪雞一旦命以絕
矣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 孫卿子曰桓
公之慈太公之闕文王之琢莊君之忽闔閭子干將莫耶巨闕辟閭皆古
良劍也 尸子曰水試斷鵠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劍也 呂氏春秋
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遂刻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也
舟止從其所契刻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
又曰荆有伏飛者得寶劍於江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而兩蛟夾繞其
船伏飛擄臂祛衣拔寶劍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任以執圭 史記曰
吳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
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繫徐君塚樹而去 又曰秦昭王臨朝

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
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撫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撫則思慮遠矣
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之圖秦 又曰高祖送徒驪山到豐而夜徑澤
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曰壯士行何畏
乃前拔劍斬蛇事具帝 又曰高祖擊英布時為流矢所中高祖問醫曰病
可治於是高祖慢罵之曰吾從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
在天雖扁鵲何益 又曰陳平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
疑其亡將腰中有金寶因之欲殺平平恐解衣佐刺船船人知其無乃止
說苑曰經侯往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劍右帶環佩事具衣冠部 異苑曰晉惠帝
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履高祖斬白蛇之劍咸見此劍穿屋飛去莫知
所向 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帝使暴勝之為直指使者素聞不疑賢遣
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襦具劍溫大貌 又曰陸賈常乘安車駟馬
從歌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值百金其遊漢庭名聲藉甚言振聲 漢武內
傳曰西王母帶分景之劍上元夫人帶流黃揮精之劍 東觀漢記曰世

相時有獻名馬寶劍值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 吳越春秋曰伍
子胥過江解其劍與漁父曰此劍中有七星北斗其值百金 典論曰建
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長四尺二寸淬以清漳厲
以磔諸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飛景 雷次宗豫章記曰吳
未亡恒有紫氣見牛斗之間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問天文孔
章曰惟牛斗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張華遂以孔章為豐
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
章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劍至光曜燁燁若電發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
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劍
忽於腰間躍出遂視見二龍相隨焉 文士傳曰魏文帝愛楊脩才脩誅
後追憶脩脩曾以寶劍與文帝文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脩劍也 沈
約宋書曰世祖賜謝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別後爽反叛世祖因
宴集問劍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
為知言 宋鮑昭詩曰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沉吳江裏雄飛入

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關有崇局一為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干
祀儻還并 梁吳筠詠寶劍詩曰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
切玉如切泥鐔邊霜凜凜匣上風淒淒寄語張公子何當來見攜 後
漢士孫瑞劍銘曰天生五材金德惟剛從革庚辛含景吐商辯物利用勳
伐彌彰暨彼良工區冶干將爰造寶劍巨闕墨陽上通皓靈獲茲休祥剖
山竭川虹蜺消亡曜威燿武震動遐荒楚以定霸越以取強 晉裴景聲
文身劍銘曰器以利顯實以名舉長劍耿介體文經武陸斷玄犀水截輕
羽九功斯象七德是輔 晉張協泰阿劍銘曰泰阿之劍世載其美淬以
清波礪以越砥如玉斯曜若影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 梁簡文帝
謝劾賚方諸劍筆啓曰纔發紫山彫奇溢日始開泥檢麗飾交煉已匹丹
霞之暉乍比青雲之制身文且貴器用惟宜寒暑兼華左右相照 梁沈
約為東宮謝勅賜孟嘗君劍啓曰田文重氣徇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
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竒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

刀

長風激於別島起洪濤而颺波海若游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立脩莖
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有瓊藥以朝飡必性命之可度爾乃廓開九市通
關帶闔旗亭五重俯察百隧 道 上林禁苑跨谷瀕阜東至荆湖邪界
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林統黃山而歛牛首乃有比明靈沼黑水玄注周以
金提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
乎出入象扶桑與蒙汜其魚則鮪鯢鮓脩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
鳥則鸛鷓鴣鴉鴛鴦鴻鸚南翔衡陽北棲鴈門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
雨雪飄飄冰霜慘烈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駁戴翠帽倚金較華蓋承辰天
畢先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趨縱獵徒赴長莽迺幸清候武士赫怒河涓為
之波盪兵岳為之咆若百禽悽遯駭罷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志趣矢不虛
捨鋌不尚躍當足見躡值輪被轉乃使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
不得發青駁擊於耕下常虛噬於緜木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
乎長楊之間酒車酌醴方駕授邑升觴舉燧既醕鳴鍾儂伴乎五柞之館旋
憇乎昆明之池浮鷁首醫雲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棹女縱棹歌奏淮南

度陽河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臨迥望之廣場程角觚之妙戲
鳥獲扛鼎都盧尋槿衝棘驚濯冒突鉅鋒跳九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連
度曲未終雲起雲飛巨獸百尋是為蔓延神山崔嵬效從昔見白象行平
垂鼻擗困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蠃蠃於云反舍利獸名虺虺化為仙
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
川流滑通涇百馬同轡駢足並馳撞未之技能不可彌秘舞更奏妙材駢
妓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紛縱體而地赴若鶯鶴之群燕要紹修
態麗服颺昔昭烈流盼一顧傾城列爵十四號媚取榮威衰無常唯愛所
丁衛后與於髮髮飛鸞於輕體 又東京賦曰是時也七姓並爭競相
高以奢麗楚繁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箭長距終得擅場思
專其侈以莫已若也乃荷阿房起其泉結雲閣觀南山百姓不能忍是用息
肩於大漢高祖膺錄受圖順天行誅掃項軍於垓下繼子嬰於枳途囚秦
宮室據其府庫且夫天子有道行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秦負阻於
二關卒聞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若在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

是其遺範

魏陳王曹植寶刀賦曰建安中魏王命有司造寶刀五枚

以龍熊鳥雀為識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饒陽侯各得一焉有皇漢之明后

思潛達而玄通飛文義而博致揚武備以禦凶然後礪以五方之石鑑以

中黃之壤規圓景以定環據神功而造像陸斬犀象水斷龍舟輕擊浮截

刃不戾流踰南越之巨闕超西楚之秦阿寔真精之攸御永天祿而是荷

後漢馮敬通刀陽銘曰脩爾甲兵用戒不虞見危致命臨事而懼文

不可匿武不可黷文武孔純荷天子祿 又刀陰銘曰温温穆穆配天之

威苗裔無疆福報永綬 後漢李尤錯佩刀銘曰佩之有錯抑武揚文豈

為麗好將戒有身 又金馬書刀銘曰巧冶煉剛金託於刑貢文錯鏤葉

勤工名 魏文帝露陌刀銘曰於鑠良刀胡煉寶時譬諸麟角靡所任茲

不逢不若永世寶持 曹植寶刀銘曰造茲寶刀既龍既礪匪以尚武子

身是衛麟角匪獨鸞距匪蹙 魏王黎刀銘曰相時陰陽制茲利兵和諸

色劔考諸濁清陸剽犀兕水截鯢鯨君子服之式章威靈 魏何晏析猛

獸刀銘曰徒搏不兵作戒宣丘用造斯器螭獸是劉制禽允良昏明宣時

永釐厥後蠲民之災。晉張協文身刀銘曰寶刀既成窮理盡妙繁文波
迴流光電照。又把刀銘曰奕奕名金昆吾遺璞裁為把刀利亞切玉時
文斯偃含精閃燭威助雖化武不可黷。晉裴景聲文身刀銘曰良金百
煉乙名展巧寶刀既成體理盡妙文繁波流迴光靈照在我星世戰不可
耀。梁簡文帝謝勅齊善勝威勝刀啓曰水鏗含采雕琰表飾名均素
質神號脫光五寶初或曹不先荷其一二勝今造愚臣揔被其恩錫韓非
之書未足為比給博山之筆方此更輕。梁劉素儀為晉安王謝東宮賜
王環刀啓曰苗峰珍鋌利極鉤鉞謹當擁以雄身藉而安體不令北海小
雍孤擅穿滕之寄禮江佩刀獨表不欺之驗。

匕首

通俗文曰匕首劍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使用。說苑曰秦王以五
十里封邯鄲之君辭不受使唐且謝秦秦王怒曰嘗見天子之怒乎一怒
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一怒伏尸二
人流血五步即按其匕首起曰今將是矣王變色曰光生就坐秦人喻秦

秦破韓滅魏鄆陵獨以五十里存者徒用先生故也。諸葛故事曰成都
作匕首五百枚以給騎士。典論曰昔周魯寶雍狐之戟屈盧之矛孤父
之戈徐氏匕首凡斯皆上世名器君子雖有文事必有武備矣。又曰魏
太子造百辟匕首二其一理似堅冰名曰清剛其二曜似朝日名曰揚文
神仙傳曰有書生姓張就李仲文學隱術久無所得患之張懷匕首斫之
仲文笑曰我寧可殺。晉張載匕首銘曰元民造制戒豫惟詳匕首之
設應速用近既不忽備亦無輕忿利以形彰切以道隱。

鉞

戰國策曰馮諼為孟嘗客彈劍鉞而歌曰長鉞歸來乎食無魚。銘。晉張
協長鉞銘曰五才並建金作明威長鉞陸離弭凶防違素刃霜厲溢景橫
飛。又短鉞銘曰器用多品詭制殊觀亦有短鉞清暉載爛昔在先朝載
兵靜亂惟皇寶之優而弗玩。

弓

釋名曰弓穹也張之穹隆然其末曰簫言簫邪又謂之弭以骨為之滑弭

弭也中央曰弣弣撫也所撫持也 山海經曰少皞生股是始弓矣世本

夷作矢揮作弓矢一器作者兩 龍魚河圖曰弓之神名曰曲張 爾雅

曰弓有緣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弣以金者謂之鈇以屨者謂之玼以玉者

謂之圭 方言曰弓藏謂之韃或謂之贛 說文曰角端獸狀似豕角善

為弓出胡休夕國 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廣

雅曰繁弱鉅黍弓也 周官曰司弓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

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箛箛盛天子之弓合丸而成

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 又曰弓人為弓

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者以為遠也角者以為疾也筋

者以為深也膠者以為和也絲者以為固也漆者以為受霜露也凡取幹

之道七柘為上楨次之檟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 毛

詩曰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也 左傳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也又

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璫封父之繁弱 郭璞毛詩拾遺曰象

弣魚服毛云弣弓反末以象骨為之蓋俗說之誤也 左傳曰左執鞭弣

彈者弓之別名謂以象牙為弓今西方有以犀角及器角為弓者 列子

曰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能又使學視小如大紀昌

以矐懸虱者牖南面而望之三年之後如輪視物皆山丘也乃以燕角之

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楚辭曰帶長劍挾素弓 孫卿

子曰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戰國策曰楚人有好以弱弓

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而召問之對曰見鳥六雙王何不以聖人

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 家語曰楚共

王出遊亡其烏號之弓號良名也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

何求焉 孔叢子曰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為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見

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矣幹生泰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傳以燕

牛之角纏以荆蘆之筋糊以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選也而不穿一札

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又右手發左手不知公

以其儀而穿七札弓王立得出賜金三鎰 闕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為弓

九年來見公曰為弓亦遲對曰臣不得見公矣曰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臺東西而射矢踰孟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 淮南子曰淇衛箇箛箇箛箭竹也出於淇地箇箭羽飾以金銀錫雖有薄縞之幘然獨不能穿也若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終於革楯矣 新序曰楚熊渠夜行見寢石彎弓射之沒矢飲羽下視知石也事具地部石篇東觀漢記曰蓋延字巨卿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 張璠漢記曰陳球為零陵太守州兵朱蓋等反球守城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機發之遠射千餘人斬朱蓋等 風俗通曰烏號弓者柘桑之枝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乘下着地烏適飛去從後撥殺取以為弓因為烏號耳

箭

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向迅疾也又謂之箭箭進也其本曰足矢形似木木以下為本以根為足其末曰括括會也與弦相會也 說文曰矢弓習矢也象鏑括羽之形 世本曰夷牟作矢 太公兵法曰箭之神名續長 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 周官曰旌氏掌射國中之矢鳥若不足

其鳥獸則以故曰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 禮記曰故男子生桑弧

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

事 六韜曰陷堅陣敗強敵大黃參連弩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

以鐵為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銅為首 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于陳侯

庭而死楛矢貫之石弩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

仲尼曰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肅慎氏貢楛矢石

弩以分大姬記虞胡公而封諸侯於陳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

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 魯連子曰齊田單破燕軍復齊城在

聊城不下燕將守數月魯仲連乃為書着之於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

得書泣三日乃自殺 韓子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詵曰柰無箭

何孟詵曰董安于之治晉陽公宮之垣皆以楛楚其楛高十尺於是登而

試之其堅則幹之勁不能適也君曰柰無金何孟詵曰董安于之治晉陽

官舍之堂皆以銅為柱質君登而用之有餘金矣 漢書曰李陵擊匈奴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虜攻急陵歎曰復人數十矢足以脫矣 東觀漢記

曰耿弇與張步戰矢中弇眼以佩刀摧之左右無知者 三齊畧記曰城東南五十里有蒲臺高八十丈秦始皇所顛處時在臺下縈蒲繫馬來道數百步到今蒲生猶索蒲似水楊而勁堪為箭也 梁昭明太子弓矢贊曰弓用筋角矢製良工亦以觀德非止臨戎傷葉命中後隨張空木弓銘曰鳥號之朴豐條足理弦鳴走括截飛駭止射隼高牆出右操旻旣用禦武亦以招士 晉李充良弓銘曰弓矢之作爰自曩時鄉村戲禮招命在詩力稱顏高功發由基不爭之美亦以詳疑 齊王融謝武陵王賜弓啓曰敬下摘藻蕙樓揚藝蘭苑敷玉於風建壘連珠於月九圖控秀鄴水慚竒融揖讓未工濫升飲之賞操弧反矢奉招賢之勳文韜鏃景逸幹稍雲玩溢百齡佩流千載

弩

尚書帝令驗曰王弩發驚天下 釋名曰弩怒也 有勢怒之動也 弩亦以齒牙也牙外曰郭為牙郭也 今括之曰曰機言機之巧也 弩之

樞機開闔有節 史記曰龐涓追孫臏臏量其暮當至馬陵道狹可伏兵

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 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

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萬弩俱發龐涓自知智窮

乃自刎口遂成豎子之名 史記曰項羽伏弩射中漢士傷臂乃捫足曰

虜中吾指 占文考曰黃帝作弩 戰國策曰蘇秦為楚合從凡戎以

為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吳志曰甘寧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群

聚相隨挾持弓弩負眊帶鈴民間鈴聲即知是寧也 晉陽秋曰初高祖

勒兵闕下經曹爽門爽帳下督嚴世引弩將射高祖孫謙止之曰事未可

知二注二 高祖車乃過 日南傳曰南越下尉他安陽王有神人奉通

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人死二發殺三萬人 華陽國志曰鄧芝征涪

陵見玄獲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後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

歎曰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投弩水中 會稽典錄曰鍾離牧謂朱育曰

大皇帝以中國多騎欲得騎而當之然吳神鋒弩射三里貫洞三四馬騎

敢近之乎 南越志曰龍川常有銅弩牙流出水皆所銀黃雕鏤取之者

祀而後得父老云越王弩管處也 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遠望 文子曰狡兔得而獵人死高鳥得而強弩滅 風俗通曰波令應邨請主簿官賜酒比壁上懸赤弩照於杯中其形如蛇宜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因得病邨後知之思惟必懸弩所為也事具方術部 蔡邕幽州刺史議曰幽州突騎其州弩天下精兵國家贍核四方有事未嘗不取辯不於二州也後漢 李尤弩銘曰放自近古發意所覩前聖制弓後世建弩機牙發矢執破醜虜克獲雖屢猶不可常忘戰者危極武者傷

彈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將與師伐晉敢諫者罪至死孫叔敖進諫曰臣之國中有一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蟻蟻在後蟻蟻欲食蟬蟬而不知黃雀在後黃雀在後欲食蟬蟬不知黃雀在後黃雀欲食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掘株也皆會其害也後漢書 征而晉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左傳曰晉靈公死於室上彈人譚其吳越春秋曰陳音對越王云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古之考

人民質朴死哀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母為禽獸所食則作彈以守之故古人歌之斷竹屬木飛土逐害 張璠漢記曰班超使于外願將三十六人以為蒿矢彈丸之用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對驃騎難曰以珠彈不如泥丸各有所用也 太玄經曰明珠彈於飛害其復不復 世說曰前輩人忌日惟不飲酒作樂王世將以息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音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鳥 蕭子顯齊書曰桓崇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海鵠群翔崇祖登城樓彈之無不折翅晉桓玄南 林彈詩曰散帶躡良駒揮彈出長林歸翮赴舊樓喬木轉翔禽落羽尋絕響屢中轉應心晉夏侯孝若繳彈賦曰張弱弓理繁繳望大群以送 丸審遺放而必獲後漢李尤彈銘曰昔之造 彈起意弦木以丸為矢合竹為櫟漆飾以漆不用筋角丸彈之利以弋鳧鷺晉靈驕倖群臣是彈 樂其如躍趨如避丸

稍

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稍 後魏書曰于栗磾築壘於河上親自守焉

裕甚憚之遺栗碑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稍公麾下栗碑以聞太宗太宗
因授黑稍將軍 靈鬼志曰河間王顥既敗於關中有給使陳安者常乘
一赤馬俊快非常雙持二刀皆長七尺馳馬運刀所向披靡關西爲之歌
曰壘上健兒字陳安頭細面狹腸中寬丈八大槩左右盤 晉傅玄詩
曰彎我繁弱弓弄我丈八稍一舉覆三軍再舉殄戎狍 晉庾翼與燕
王書曰今致朱漆鏃二十張絳碧書幡黑旣副也 序 梁簡文帝馬樂詩
岸日馬槊爲用雖非遠去近代相傳稍已成藝鄧蒞榮魏后之逢武而猶
質種馬入丹陽之寺雄而未巧聊以餘暇復撰斯法援操抑揚與酌煩簡
至春亭落景秋臯晚靜嚴霜蓋降密雨初時纖曬沃若天馬半盼歎金精
而轉態交流汗血愛連乾而自息不畏衣鏤雕衢與白刃同暉翠旆與紅
塵俱動足使武夫憤氣觀者衝冠巴童留玩不待輕舟之楫越女踟躕無
假如臯之箭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一

居處部一 摠載居處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楚
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高堂邃宇檻層軒層臺累榭臨高山網戶朱綴刻
方連冬有突夏夏室寒經堂入奧朱塵筵 承塵筵 砥室翠翹挂曲瓊藟呵
拂壁羅幃張翠帷翠幃飾高堂紅壁沙板玄玉梁仰觀刻楠畫龍蛇坐堂
伏檻臨曲池芙蓉始發雜艾荷紫莖屏風文綠波 又曰築室兮水中葺
之兮以荷葢葶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高棟辛夷楣兮葺房
鹽鐵論曰貴人之家梓匠斲巨爲小以圓爲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 漢
武故事曰上起神屋鑄銅爲柱黃金塗之赤玉爲階椽亦以金刻或瑁爲
禽獸以薄其上椽首皆作龍首銜鈴流蘇懸之鑄銅如竹以赤白石脂爲
泥椒汁和之以火齊薄其上扇屏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徹以白珠爲
簾薄玳瑁壓之以象牙爲牀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
帳其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上自御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以碧玉爲

葉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為之干皆空其中如小鈴鎗鎗有聲薨標作鳳皇
軒翥若飛狀 漢書曰趙皇后姊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采而砌皆
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 又

曰五侯大治第宅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
湯家怒壞決高都 決高都使水入長連竟外杜 杜陵 成都侯商嘗病欲避

暑從上借明光宮又穿長安城引內漕水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楫擢越
歌上幸商築見赤墀青瑣 又曰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

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東觀漢記曰琅琊
孝王京就國都雅好宮室窮極技巧壁帶玉飾以金銀 張璠漢記曰山

陽督郵張儉奏中堂侍侯覽起第十六區皆高樓四周連閣洞門之井墜
華壁柱經畫魚池臺苑擬諸宮闕 董生書曰禮天子之宮在清廟左涼

室右明堂後路寢四室者足以避寒暑而不高大也夫高近陽廣室多陰
故室適形而止 仲長統昌言曰今為宮室者崇臺數十層長階十百仞

延袤臨浮雲上樹九丈旗珠玉翡翠以為飾連帷為城構帳為宮起臺榭
則高數百丈壁帶珠玉土被緹錦 曹植表曰詔使周觀初玩雲盤北觀

疏圃遂步九華神明特處謫詭天然誠可謂帝室皇居者矣雖崑崙閬風
之麗文昌之居不是過也 羅含別傳曰桓宣武以舍為別駕以官廨寺

誼擾非靜默所處乃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之屋竹果蔭宇伐木為味
織葦為蓆布衣蔬食晏若有餘 詩 陳孔負名都一何綺詩曰京洛信名

都佳麗璇蓬壺九華彫玳瑁百福上椒塗黃金絡騶馭蓮花裝鹿盧咸言
儀服盛無勝執金吾 陳沈炯詩曰名都一何綺春日吐光輝高樓雲母

扇複殿琉璃扉昭儀同輦出高安連騎歸欲知天子貴千門應紫微 陳
周弘正詩曰名都官觀綺金壁藻華璫吹臺望鳩鵲舞殿接披香繡轂遊

丹水彫輦出平陽陸離徒照眼何解憂人傷 賦 漢楊雄蜀都賦曰蜀都
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滄阜彌望鬱乎青葱丹鳳青龍石鱗水螭於近

則有瑕英茵芝玉石江珠於遠則有銀鈿錫碧馬犀象棘西有鹽泉鐵冶
摘林銅陵其傍則有期牛光旄金馬碧雞其竹則宗生族攢後茂豐美夾

江綠山尋卒而起其深則有獼獼沉鱗水豹蛟蛇其都門二九四百餘間

兩江飾其市九橋帶其流首竹浮流龜鼈積石風胎雨鷺衆物駭目百華
投春隆急芳芬螭燭若揮錦布繡望芒芒兮無幅其布則甬中黃潤一端
數金雕鏤鈆器百技千工上乃使有伊之徒調夫五味甘甜之和勺藥之
羹江東鮫鮑隴西牛羊五肉七菜臙狀腥臊若其吉日嘉會期於倍春之
陰迎夏之陽置酒于榮川之間宅設坐于華都之高堂延帷揚幕接帳連
岡邾公之徒相與如平陽瀕臣詔羅車百乘期會投宿觀者方防行船競
逐也 後漢班固西都賦曰賦者古詩之流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
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亦雅頌之亞也西土耆老有陋洛邑之議故
臣作兩都之賦漢之西都在乎雍州左據函谷二嶺之阻表以太華終南
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
通門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帶如雲七相六公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空
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其陰則冠以九峻陪以甘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
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鍾成雲離宮
別館神池靈沼其中則有九真之鱗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其宮

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樹中天之華闕出冠山之朱堂因瓌林而
究竒抗應龍之虹梁列芬條以布翼背棟桴而高懸彫玉璜以居楹栽金
壁以飾瑤左城階級也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虞於中
庭立金人於端闈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唯
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蔭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
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乎孝成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壁是爲列
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珊瑚碧樹周阿而生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
華更盛迭貴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講論乎六藝稽合乎異同周以鈎
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路經營脩途飛閣堦墀道
而超西墉混建童而連外屬神明臺名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
於大半虹蜺迴帶於芬楣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靈草冬華神木
叢生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爾乃盛娛遊之壯觀曜威靈而講武
事命荊州使起烏詔梁野而驅獸毛群內填飛羽上覆列卒周匝星羅雲
布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風毛雨血灑野蔽天於是天子乃登屬王之館歷

長楊也上林之樹陳輕騎以行魚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饗舉烽命爵大輅
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
之無涯茂樹陰蔚芳草被隄若攜錦與布繡燭耀乎其陂玄鶴白鷺鳧鷖
鴻鴈沉浮往來雲集霧散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
之業 又東都賦曰王莽作逆漢祚中缺於是聖皇握乾符闢坤珍披皇
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與雲遂超大河跨比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系
唐統接漢緒茂育群生恢復疆宇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歷
騶虞覽駟賦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鍾登
玉輅乘時龍元戎竟野戈鋌慧雲羽毛掃蜺旌旗拂天然後舉烽伐鼓申
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電驚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於
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祗懷百靈觀明堂臨辟雍登靈臺考休徵列百僚
而眷群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明堂詩曰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
穆煌煌辟雍詩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靈臺詩曰三
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寶鼎詩曰岳修貢兮川效珍吐金

景考敲浮雲寶之見兮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白雉詩曰啓靈編兮披

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翮英後漢張

衡西京賦曰昔班固觀世祖遷都于洛邑懼將必踰溢制度不能遵先聖

之正法也故假西都實盛補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而為東都主人折

禮哀以荅之張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有憑虛公子者無此公子但言

於安處先生曰亦無此先生也秦據雍而強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秦光武處

東而約先生獨不聞西秦之事歟漢氏初都在渭之浹秦里其朔寔為咸

陽里居朔北也高帝左有峻山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巖高掌

遠蹠以流河曲厥迹猶存古有隴坻之隘隔關華戎岐梁汧雍名山陳寶

鳴雞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崖崔嵬隱嶺嶺律連岡乎嶧家爰有藍田

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其遠則九嶷甘泉涸陰沍寒

日北至而舍東此焉清暑寔為地之奧區 臯昔者太帝悅秦穆公而覲

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剪諸鶉首自我高祖

之始入也乃覽秦制跨周法正紫宮於未央表堯闕於閭闔疏龍首以抗

殿狀嵬峩以岌業蕪倒茹於藻井披紅葩之仰獵飾華掾與壁璫流景曜
之曄曄彫楹玉碣繡栴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槐右平右城青瑣丹墀仰
福帝居陽曜陰藏洪鍾萬鈞猛虞趨趨負筭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若
天長年神仙宣室王堂麒麟朱鳥龍興含章正殿路寢用朝群辟嘉木樹
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閑列坐金秋秦時長秋見於臨後宮則昭陽飛翔增
成合歡蘭林披香鳳皇皆後宮名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縹裛以藻繡
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隋珠以為燭於是鉤陳
之外閣道穹隆屬長道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
恣歸猶不能徧視音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處甘泉之爽塏乃隆崇
而弘敷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通天眇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翔
鷗仰而不建况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俯聽聞雷霆之相激柏梁既災越
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園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鸞為於甍
標咸颯風而欲翔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迢迢神明肅其特起并幹疊
而百增上飛闈而仰眺正觀理光與玉繩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

長風激於別島起洪濤而颺波海若游於玄者鯨魚失流而蹉跎立後備

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漿以朝食必性命之可度爾乃廓開九市

闈帶闈旗亭五重俯察百隧隨列肆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西界

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黃山而款牛首乃有昆明靈沼黑水玄池周以

金提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

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其魚則鮪鯢鱠鮓脩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

鳥則鷓鴣鵠鴛鴦鴻鸚南翔衡陽北棲鴈門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

雨雪飄颻冰霜慘烈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駁戴翠帽倚金較華蓋承辰天

單先驅千乘奮動萬騎龍趨縱獵徒赴長莽迅卒清候武士赫怒河渭為

之波盪吳岳為之陔堵百禽凌遽駭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趣矢不虛

捨鈇不苟躍當足見踉值輪被轢乃使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

不得發青駭擊於韞下韓盧噬於縹末於是鳥獸殫日觀窮遷延邪睨集

乎長楊之間酒車酌醴方駕授邕升觴舉燧既醕鳴鍾儂佯乎五柞之館

旋憇乎昆明之池浮鷁首翳雲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棹女縱棹歌奏淮南

度陽阿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臨迥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
鳥獲扛鼎都盧尋撞衝狹鷲濯曾突銛鋒跳九劔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
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巨獸百尋是為蔓延神山崔嵬欲從背見白象行孕
垂鼻麟困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蜃蜃於云反龍形貌含利性獸名夔夔化為仙
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
川流渭通涇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撞朱之妓態不可彌秘舞更奏妙林
妓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紛縱體而迅赴若鶩鷁之群巖要絕修
態麗服屬菁艷流盼一顧傾城列爵十四競媚取榮感衰無常往愛所
丁衛后興於鬢髮飛鸞龍於輕體又東京賦曰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
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皆長距終得擅場思專
其侈以莫已若也乃構阿房起甘泉結雲閣觀南山百姓不能忍是用息
肩於大漢高祖膺錄受圖順天行誅掃項軍於垓下繼子嬰於軹途困
宮室據其府庫且夫天子有道狩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謂人
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若宅中而圖大昔先王

掩觀九隕墜地不營土圭測影不縮不盈物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

審曲面勢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明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廻行
道乎伊闕斜徑捷乎輟轅太室作鎮榻以能耳底柱輟流鐔以太坏灑物
弗之宅也故宗緒中祀巨猾閭貴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我世祖
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除國字又寧恩和求中
哲玄覽都茲洛宮遠至顯宗六合啟昌既新崇德遂作德陽昭仁惠於崇
賢抗義聲於金商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傳傳在龍芳林九谷八谿笑
蒼覆承秋蘭被漣永安離宮倚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冽清鷓鴣秋棲鷓
鷓鴣春鳴鷓鴣黃閣開雙鸞於南則前殿雲臺和懽安福門曲榭斜阻
城瀛奇樹珍菓鈞盾所職於東則淇池清瀾綠水滄滄內阜川禽外曲葭
葵其西則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乃營三宮布政頒常
復廟重屋于斯齋泊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晰晰列表日
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虞宮懸金鑄鼓音鼓路鼓批樹羽幢幢張大侯制
五正設三乏匪藉司旌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鍾攝提運

衡徐至於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闕駟虞奏決拾既次彫奇斯設古侯
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三農之隙耀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
乃馭小戎撫輕軒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乎上林結徒爲營叙和樹表司
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火烈具舉武上星敷鵝鶴魚麗箕張翼舒馭
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成禮三驅解罟放麟不窮樂以訓
儉不殫物以昭仁爾乃卒歲大饗驅除群穢侷子萬童丹首玄製挑弧棘
矢所發無臬飛礮雨散剛瘴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 又南
都賦曰於顯樂都既麗且康陪京之南居漢之陽剖周楚之豐壤跨荆豫
而爲疆其寶利珍怪則金采玉璞隋珠夜光太一餘糧中黃鼓玉松子神
陂赤靈解角耕父揚光於清泠之泉游女弄珠於漢臯之曲其水蟲則有
蠓龜鳴蛇潛龍伏螭其鳥則有鴛鴦鸕鶿鸚鵡鸚鵡鸚鵡鸚鵡鸚鵡鸚鵡
其香草則薜荔蕙若蘼蕪蓀萐萐菴蔚含芬吐芳酒則九醞甘醴十司
兼清醪敷徑寸浮蟻若萍其甘不爽醉不而醒賦作 又率禮無違彈琴
掀箏流風徘徊於是暮春之徵元巳之辰方軌齊於 又

網曜野映雲脩袖繞繚而滿庭羅幃躡蹀而容與翩翩綿綿其若絕眩將
而復舉於是群士放逐馳乎沙場俯貫魴鱖仰落雙鶴魚不及竄鳥不暇
翔車雷震而風厲馬鹿超而龍驤夕暮而歸其樂難忘 後漢杜篤論都
賦曰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其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蹈滄海跨
崑崙劉敬建策初都長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畜
深入匈奴割裂三庭連緩耳鎖雕題摧天竺擎象犀沃野千里原隰彌望
保植五穀桑麻條暢漭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城池百尺
阨塞要害一人奮戟三軍沮敗于時聖帝赫然申威南禽公孫北殄趙胡
西平隴冀東據洛都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雍
州 後漢崔駰反都賦曰漢曆中絕京師爲墟光武受命始遷洛都客有
陳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陳禍敗之機不在險也建武龍興奮旅西
驅虜赤眉計高胡斬銅馬破骨都收翡翠之駕據天下之圖上帝受命將
昭其烈潛龍初九真人乃發上貫紫宮徘徊天闕握狼狐蹈參伐陶以乾
坤始分日月觀三代之餘烈察殷夏之遺風昔崑函之固即周洛之中興

四郊建三雍禪梁父封岱宗 漢傳毅洛都賦曰惟漢元之運會世祖受命而弭亂體神武之聖姿握天人之契贊尋往代之規址仍險塞之自然被崑崙之洪流據伊洛之雙川挾成臯之嚴阻扶二嶠之崇山分畫經緯開正塗軌序立廟祧面朝後市歎息起雲霧奮袂生風雨覽正殿之體制承日月之皓精騁流星於突陋追歸鴈於軒幹帶螭龍之疏鑿垂幽晉之數榮顧濯龍之臺觀望永安之園藪淳清沼以汎舟浮翠虬與玄武桑宮繭館區制有規后帥九嬪躬勅工女近則明堂辟雍靈臺之列宗祀揚化雲物是察其後則有長岡芒阜屬以首山通谷岷岷石瀨寒泉於是乘輿鳴和按節發朝列翠蓋方龍輶備五路之時副檻三辰之旗旂傳說作僕羲和奉時干乘雷駭萬騎星鋪絡驛相屬揮沫揚鑣群仙列於中庭發魚龍之巨偉羨門拊鼓倭佗操麾講武農隙校獵因田搜幽林以集禽激通川以御獸跨乘黃射遊康弦不虛控目不徒睎解腋分心應箭殪夷然後弭節容與淶水之濱垂芳餌於清流出於瀨之潛鱗 魏徐幹齊都賦曰齊國實坤德之膏腴而神州之奧府其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驚波

沛厲浮沫揚芬南望無垠北顧無郭蒼蒼荒蕪沃若瑰禽異鳥若其平其間帶華蹈縹披紫垂丹旌節往來翕習翩翩靈芝生乎丹石發於之煌煌其寶玩則玄蛤抱璣駭蚌含璫樓閣殿以宏覆起層榭以高巖龍楹螭桶山岳雲牆其後宮內庭嬪妾之館衆偉所施極巧窮變然後修龍榜遊洪池折珊瑚破琉璃日既及而西舍乃及官而棲遲歡幸在側便宴侍闕含清歌以詠志流玄眸而微眄竦長袖以合節紛翩翩其輕迅王乃乘華玉之輅駕玄駮之駿武騎星散鉦鼓雷動旌旂虹亂盈乎靈圃之中於是羽旌咸興毛群盡起上蔽穹庭下被臯數 魏劉楨魯都賦曰昔大廷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茲焉山則連岡屬嶺壘巒峽北紫金揚暉於鴻崖水精潛光乎雲穴岱宗總其層秀干氣霧以高越其木則赤楨青松文莖蕙棠洪幹百圍高徑穹皇竹則填彼山垠陔彌阪域夏篋攢包勁條並殖翠實離離鳳皇攸食水產衆夥各有爨倫頌首華尾豐顛重斷戴兵挾刃盤甲幽鱗且觀其時謝節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蛾眉

行辭顏若雲霜耀日之珍筭珥明月之珠璫舞人就列整飾容華和顏

初將時風長歌飄乎森發身如轉波尋虛騁迹顧與節和縱脩袖以終曲
昔舟星之赴河及其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被襖國于水游緹帷彌津
舟帳覆洲蓋如飛鶴馬如遊魚應門巖巖朱扉含光路駁歸其隆崇文陛
嘯其高驪聽迅雷於長除若有聞而復亡其困園苑沼駢田接連泳池分
浪以帶石垠文隅瓊岸華玉依津邦乃大狩振揚炎威教民即戎講習興
師落幕包括連結營圍毛群隕殪羽族殲剗填崎塞昧不可勝錄 魏劉
邵趙都賦曰且散邑者固靈州之敞宇而天下之雄國南則有洪川巨瀆
黃水濁河發河積石徑拂太華灑為九流入于玄波其東則有天浪水府
百川是鍾包絡坤維連薄大濛其北則有陶林玄壇增冰互寒其西則有
靈丘平圃邪接崑崙其近則有天井句注飛壺太行璫錯磔磔屬阜連岡
龍首嵯峨以沸鬱羊坂崙峒以屹嶂清滄發源濁滄汨越湯泉涓沸洪波
漂厲爾乃都城萬雉百里周迴九衢交錯三門列開層樓連棟結階
峙華爵以表堯若翔鳳之將飛正殿儼其造天朱栒赫以舒光盤虬螭之
蛇蜒承雄虹之飛梁結雲閣於南宇立叢臺於少陽及至暮秋涉秋則風

烈寒猛豺鷲攫鷹隼奮騰國乃講武并于清源駕鸞駕之駭駭抗冲天之
旌滿北連昭餘南屬呼池西帶大陵東結縈河然後嶮子放機戈矛亂發
决班鬻破文頰當手斃僊應弦倒越爾乃進夫中山名倡襄國妖女狄鞮
妙音邯鄲才舞六八駢羅迺奏迭舉體凌浮雲聲哀激楚其珍玩服物則
昆山美玉玄珠曲環輕綃啓縵織縠縠其器用良馬則六弓四弩綠沉
黃間堂嶮魚腸丁令角端飛兜奚斯常驪紫燕豐鬣顯龍身鶴頸目如
黃金蘭筋參精迅躡飛浮軼響追聲若乃至季春元巳辰火熾光挺新贈
往被于水陽朱幕蔽野綵帷連岡妖冶呈飾顏如春英 晉左思蜀都賦
曰夫蜀都者蓋坻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而為門包玉壘而為宇
帶二江之雙流抗蛾眉之重阻於前則跨躡捷艸枕倚交趾經塗所亘五
千餘里於是平邛竹緣嶺齒桂臨崖身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
結朱實之離離孔翠群翔犀象競馳白雉朝鴟猩猩夜啼金馬騁先絕影
影碧雞修忽而曜儀火井沉熒於幽泉高燭飛煽於天垂於後則却背華
容北拓崑崙緣以劔閣阻以石門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

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螭或隱碧玉其樹則有木蘭棧反林桂杞
 楠栢桐榭柵幽藹於谷底松柏蒼蔚於山峰擢脩幹竦長條扇飛雲拂輕
 霄羲和假道於峻岐陽鳥迴翼乎高標於東則左綿巴中百牒所充外負
 銅梁宕渠內函要害於膏腴丹砂起熾出其坂密房郁毓被其阜山圖採
 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交壤所植蹲鴟所伏百藥灌叢寒丹冬馥其中則
 有青珠黃環碧碧碧芒消或豐綠萸或蕃丹椒紅葩紫飾柯葉漸苞敷藥歲
 蕤落英飄飄溝洫脉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稷稻漠漠指渠口以為雲門
 灑漉池而為陸澤爾乃邑居隱軫夾江徇山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
 園百果甲圻異色同榮朱櫻春就素柰夏成若乃大火流涼風厲白露凝
 微霜結紫梨津潤擗栗罇發蒲萄亂潰石留鏡裂晨鳧旦至候鴈銜蘆木
 落南翔冰泮北徂雲飛水宿唼反清渠其深則有鱣鮪鱒魴鯉鱣
 鱖差鱗次色錦質報章闢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營新宮於爽塿擬
 承明而起廬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窓以瞰
 江內則宣化之闈崇祀之闈華闕雙龜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暉亞

以少城接乎其西列陲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都人女衿
 覲財性莊布有植華頰有枕柳邛竹傳節於大夏之邑茹醬流味於番禺
 之鄉蘭闈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雜房機杼相和具錦斐成濯色江波若夫
 王孫之屬邠公之倫從禽于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西踰金隄
 東越玉津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拍驅垓於萋草彈言鳥於森木拔象
 齒爰歷犀角鳥鐵翻獸廢足殆而竭來相與第如滇反池集于江洲
 試水客漾輕舟娉江妃與神遊將饗獠者張布暮會平原酌醪酌割芳鮮
 飲御酣賔族旋車馬雷駭轟轟閭閻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
 瞬若君平王褒焯焯而秀發楊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道德摘藻挾天庭
 又吳都賦曰東吳王孫輟勅也然而曰夫上圖景宿辯於天文者也
 下料物土析於地理者也烏策篆素玉牒石記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
 宮之基歟而吾子獨未聞大吳之壯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泰伯置
 於延陵固其經略上當星紀拓土畫疆指衡岳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垆百
 川派別歸海而會控清引濁混濤井瀨瀆薄沸騰寂寥長邁出乎大荒之

結欒櫨疊施丹梁虹申以並亘朱楠林布而反離綺井列疏以懸帶華蓮
重葩而倒披於前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於後椒鶴文
石永巷壺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增構栽栽清塵剽剽雲雀踞臺而僂首
壯異摘鏤於青霄雷雨杳冥於未半暎日龍光於綺寮碩果灌叢圍木棟
尋篁篠懷風蒲荀結陰丹藕凌波而的樂綠芰汎濤而浸潭羽翮頤頤鱗
介浮沉磴流十二同原異口蓄為屯雲泄為行雨內則街衢輻湊朱闕結
嶠石扛扛橋飛梁出控漳渠疏通溝以濱路躡青槐以陰途 晉文開揚
都賦曰子未聞揚都之巨偉也左滄海右瓊山龜鳥津其落江漢演其源
碣金標乎象浦注桐柏乎玄川昔句吳端委邗州儼城高讓殆於庶幾英
風亞乎穎陽土吹黃旗之景鬱吐紫蓋之祥巖栖赤松之館岫啓縹雲之
堂龍符渙而夏德與群神萃而玉帛昌也天包龍吟地奄衡霍玄聖所遊
陟方所託我皇晉之中興而駿命是廓靈運於中宗天嗣其絕絡於
是乎源澤浩漾林阜隱蒼蠡吞江荆牙吐湘赴三峽之隘洞九川之會
泮五積而分流鼓沱潛而碎沛滙渤瀾滄潢漾擁涌激激浪川

東注尾閭呼喻洞庭浩若雲漢窈若青城其山則重岡峨岷嶺嶄嶄峒陽
侯繼萃龍濤綺錯嶒嶒磊砢嶺嶺都薄芴帶千溪下同萬壑木則灌以杞
梓被以沙棠結根九疑布葉天桂林為五嶽之苑材為八都之府掃飛虹
虧陽景拂白雪而增翠凌廣莫而敷穎竹則簞風籥篴篠簟簞林筵單棘篁
筵翁蔚蕭疎貞條梢風勁節集霧望之猗猗即之倩倩蒼浪之竿東南之
箭其林可游其芳可薦草則陵苔海藻山英江離綸組菁茅繁露卷施獸
則駒駉後狃鋸牙披蹄登重巘躡巖嶷噫氣則風生噴沫則雨灑其間則
有騰援天嶠閃儵柯杪風毋杲然星流電遷或陵虛赴絕或繚繞希聞鳥
則鶴鵬孔翠丹穴之羽鳴鳳自歌翔鸞自舞魚則鮫鱣鱣鮪比目鱧魷脩
鯢橫海徵鯨偃波其中則有靈蛟白龜之族種繁六眸類豐二足鸚螺蛻
骨寄居負教餘泉如輪文蜺如琢果則黃甘朱橙楊桃琵琶林蔚八桂之
叢色耀三珠之華爾其實怪則有瑤琨琅玕青碧素珉陽珠散火陰甲潛
珍雲英水玉錯耀龍鱗煥若金膏晃若燭銀琉璃冰朗而外映珊瑚觸石
而構翹牙簞裂文於象齒火布濯穢於炎焱西岨石城則丹車之所混并

東盡金塘則方駕之所連箱其中則有龍坻華屋晨鳧之舸青雀飛鱸餘
皇鼓施鷓首鋪於黃宮盤蛟纏於赤馬爰有蘭堂華室高門重構羅鼎玉
食絲竹並奏龍驥汗血於廣塗朱輪擊轂而輻湊 晉傅玄正都賦曰撫
琴瑟陳鍾虞吹鳴籥擊靈鼓奏新聲理秘舞乃有材童妙妓都盧迅足綠
脩竿而上下形既變而景屬忽跟桂而倒絕若將墜而復續虬紫龍蛇委
隨紆曲杪竿首而腹旋承嚴節之繁促於是神嶽雙立岡巖岑岌靈草蔽
崖嘉木成林東父翳青蓋而遐望西母使三足之靈禽丹蛟吹笙文豹鼓
琴素女撫瑟而安歌聲可意而入心倥佗企而鶴立和清響而哀吟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一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二

居處部下 宮 闕 臺 殿 坊

宮

世本曰禹作宮 釋名曰宮穹也屋見垣上穹隆也 方言曰吳有館娃
之宮 禮記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 大戴禮曰周時德澤和洽蒿
茂大以爲宮桎者名曰蒿宮 毛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
于楚室 又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管子曰黃帝有合宮以聽政 穆
天子傳曰天子升于崑崙之丘以觀帝之宮 越絕書曰美人宮周五百
九十步土城者句踐所習教美人西施鄭旦宮室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
胡國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天暨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
玉出雲雨之上實爲清都紫微也 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呂
氏春秋曰武王勝殷靖箕子之宮 楚辭曰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
史記曰騶子之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室親往
師之 神異經曰東方有宮青石爲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丈畫以五色

門有銀榜以青石 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西方有宮白石為牆五色黃
門有金榜而銀鏤題曰天地少女之宮西南方有宮以金為牆門有金榜
以銀題曰天皇之宮南方有宮以赤石為牆赤銅為門有銀榜題曰天地
中女之宮北方有宮以黑石為牆題曰天地中男之宮東南有宮以黃石
為牆以黃碧鏤題曰天地少男之宮西南有宮以黃銅為牆題曰地皇之
宮 十洲記曰青丘山上有紫宮天真仙女多遊於此 又曰方丈山上
有琉璃宮 列仙傳曰鈎翼夫人齊人也右手拳望色者云東方有貴人
氣及到姿色甚偉帝披其手得一鈎手尋下不拳故名其宮曰鈎翼宮
說苑曰楚使使聘齊齊王享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吞
舟沉大國之樹也 漢武帝故事曰上啓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
之建章未央長樂三宮皆輦道相屬懸棟飛閣不由徑路 漢書曰武帝
六年冬幸雍回中春作首山宮 又曰上祠神人于郊門宮若有向坐拜
者作郊門之歌 又曰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皇集設祠於所集處得玉
寶起步壽宮 又曰柏梁災越巫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火

用勝服之於是起建章宮為千門萬戶 又曰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

衡并也言懸法 三輔故事曰桂宮周匝十里內有光明殿走狗臺土山縈

後道橫北度從宮中西上城至神明臺 三輔黃圖曰有夜光宮望遠宮

照臺宮蒲萄宮棠梨宮資陽宮長平宮五柞宮 漢宮闕名曰長安有長

樂宮未央宮長門宮鼓簧宮承光宮林光宮宜春宮池陽宮長平宮黃山

宮望仙宮長楊宮集靈宮萬歲宮延壽宮初年宮通天宮駁波宮 東觀

漢記曰帝遺單于饗賜作樂百戲上幸離宮臨觀 魏略曰大秦國城中

有五宮相去各五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 王隱晉書曰高

堂隆刻鄴宮屋林云後若干年當有天子居此宮惠帝止鄴宮治屋者土

剝更泥始見刻字計年正合 梁簡文帝新成安樂宮詩曰遙看雲霧

中刻用映丹虹珠簾通曉日金花拂夜風欲知弦管處來過安樂宮 周

明帝過舊宮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秋

潭漬晚菊寒井落疎桐舉杯延故老今聞歌大風 陳陰鏗新成安樂宮

詩曰新宮實壯哉雲裏玉樓臺迢迢翔鶴仰連翩賀雀來重簷寒露宿丹

井夏蓮開砌石披新錦梁花晝早梅欲知安樂盛歌管雜塵埃
賦漢劉歆甘泉宮賦曰軼陵陰之地室過陽谷之秋城迴天門而鳳舉躡黃帝之
明庭冠高山而爲居乘崑崙而爲宮按軒轅之舊處居北辰之閭中昔共
工之幽都向炎帝之祝融封巒爲之東序綠石闕之天梯桂木雜而成行
芳昉嚮之依依翡翠孔雀飛而翱翔鳳皇止而集栖甘醴湧於中庭芳激
清流之瀾瀾黃龍遊而宛轉兮神龜沉於玉泥離宮持觀樓比相連雲起
波駭星布彌山高巒峻阻臨眺曠衍深林蒲葦涌水清泉芙蓉幽苔菱葍
蘋繁藻草雜木梗松柞楨女貞烏勃桃李棗櫻魏卞蘭許昌宮賦曰入
南端以北眺望景福之差峩飛棟列以山峙長途邈以委蛇見纓櫨之交
錯覩陽馬之承阿轉挾臍以相因若流風之揚波木無小而不確林靡隱
而不華懿采色而發越瑋巧飾之繁多雙轅承粉丹梁端直明窓列布綺
井則疑其陰則有望舒涼室羲和温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裳同一宇之深
邃致寒暑於陰陽脩欄陰於階砌崇棟拂乎旻蒼綺綴發華翡翠生光丹草
周隅靈木成行非窈窕之至貴孰能升於斯堂坐金人於闐闐列鍾虛於

吳天鹿軒者以揚怒師子揚拂而有積珍果敷華葩百舞照曜

飛鄉雁聲扣角則春氣至彈商則秋風征歷神芝之峻觀幸安昌之巍巍
進鼓舞之秘妓絕世俗而入微輿七盤之逸奏觀輕捷之翔翾或遲或速
乍止乍旋似飛鳥之迅疾若翔龍之遊天趙女撫琴楚媛清謳秦箏慷慨
齊舞絕殊衆妓並奏拍巧騁音千變萬化不可勝知樂戲闕遊觀足登承
光坐華幄論稽古及流俗退虛僞進敦朴賢良賤珠玉豈必世而後仁
在時王之所欲魏楊脩許昌宮賦曰於是儀北極以違撥希形制乎太
微結雲閣之崑崙植神木與靈草紛蒼蔚以參差爾乃置天臺於辰角列
執法於西南築舊章之兩觀綴長廊之步欄重闈禁之窈窕造華蓋之幽
深儉則不陋奢則不盈黎民子來不督自成於是天子乃具法服戒群僚
鐘鼓隱而雷鳴管籥躍而響起瞻謁低徊天行地止以入乎新宮臨南軒
而向春方負黼黻之屏風憑玉几而按圖書想往昔之興隆北齊邢子
才新宮賦曰擬二儀而構路寢法三山而起翼室何大厦之耽耽而斯干
之秩秩豈西京之足偉故東都之所匹爾其狀也則瓌譎屈奇瀾漫陸離

峩峩崔嵬嶢嶢參差如雲之乍舉似鵬翼之中垂有菱華之與蓮蒂咸
反植而倒施若承露而將轉似含風而欲披土成黼黻木化蛟螭布紅紫
之融泄間朱書之赫駭獸狂顧而猶動鳥將騫而中疲木神水怪海若山
祇千變萬化殊形異且陰梁北注陽鳥南施百楹列倚千楹代支或據險
而形固或居安而勢危漢王褒甘泉宮頌曰甘泉山天下顯敞之名
處也前接大荆後臨北極左撫仁鄉右望素域其宮室也仍截阜而為觀
攘抗岸以為階壅波瀾而鱗坻馳道列以曲遠覽除閣之麗靡覺空殿之
巍巍徑落莫以差錯編玳瑁之文櫛鑿螭龍以造牖采雲氣以為楣神星
羅於題郭虹蜺往往而繞猿綬倏忽其無垠意能了之者誰竊想聖王之
優游時娛神而款縱坐鳳皇之堂聽和鸞之弄臨麒麟之域驗符瑞之貢
詠中和之歌讀太平之頌宋孝武帝巡幸舊宮頌曰惟皇敬眷永慕徐
京列裝青野動斬丹廷榮和首律景澤開年林垆發色川郊列泉泐沂遙
衍登陟迴懸踐域負外即宮臨山思甲陵寢歡結粉都眇懷沛濟勤念苑
吾納壽遺老設飲先居室序朝秀廷集間梁沈約齊朝丹徒故宮頌曰

聖祖神傑堯從漢烈岳峻雄圖天張武節隊命既升霸略新勝清渭走登
濁河獻警特峭劍關憑深柱嶺滂董委闕禮樂沉河極厭傾構引弱危波
盡物稱瑞第靈氛和玄精翼日月羽集河後漢李尤永安宮銘曰合
歡黃室中和是遵舊履懷本新果暢春候喜集道俾司星辰豐業廣德以
協天人萬福來眇嘉娛永欣梁沈約為柳兗州世隆上舊宮表曰舊
官蘊靈于古合祥百代萬祇相社入神警室事超齊甸義邁譙宮故能屬
釐道於天階命帝闕於霄路實宜櫛闕疏瓌為極上寧克播微塵永光盛
烈

闕

廣雅曰象魏闕也釋名曰闕闕也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為道也周官
曰太宰以正月懸治法於象魏禮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
于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左傳曰哀公三年司鐸
火踰公宮至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象魏門闕也法令懸之文
子曰老子云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史記曰蓬萊方丈瀛洲此

三山在海中諸仙人不死藥皆在焉黃金白銀為闕 又曰建章宮東鳳
闕高二十丈 神異經曰東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闕依東南面
上有躡熊有榜著闕題曰地戶 又曰東北大荒中有金闕高百丈上有
明月珠徑三文光照千里中有金階西北入兩闕中名天門 十洲記曰
崑崙山有水精闕 列仙傳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麟麟至闕而
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
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或路馬今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敬於事上必
不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二輔舊事曰未央宮東
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 應劭漢官儀曰高祖既登帝位銅陽固始細陽
歲遣雞鳴歌士常謳於闕下 漢官典職曰偃師去官三十五里望朱雀
闕其上鬱樸與天連 魏志曰明帝作凌雲闕 蜀志曰譙周嘗聞桂瓊
曰昔周徵君群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言
高聖人取類言爾 關中記曰未央宮東有青龍闕北有玄武闕漢書所
謂北闕者也建章宮圓闕臨北道鳳在上故曰鳳闕也閭闔門內東出有
折風闕一名別風闕 王隱晉書曰漢末博士燉煌侯瑾善內學語弟子
曰涼州城西有泉六當竭當有雙闕起其上魏嘉平中武威太守起學舍
築闕於此 賴鄉記曰老子廟前有兩石闕大闕高九尺八寸下三重石
墻闕邊各有子闕 山謙之丹陽記曰太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許或墓
闕可徒施之王莽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峰曰天闕也
豈煩改作帝然之 鄧德明南康記曰南康縣歸義山去縣七百里下有
石城高數丈遠望嵯峨靈闕騰空故老謂之神闕 隋江總詠雙闕詩
曰象闕連馳道反宇照方疏刻鳳棲清漢圖龍入紫虛屢逢膏露灑幾遇
祥煙初競言百尺麗寧方萬丈餘 魏繁欽建章鳳闕賦曰築雙鳳之
崇闕表大路以遐通上規圓以穹隆下矩折而繩直長楹森以駢停修栢
揭以舒翼象玄圃之層樓肖華蓋之麗天當蒸暑之暖赫步北楹而周旋
鷲鵬振而不及豈歸鴈之能翔抗神鳳以甄堯似虞廷之鏘鏘六翮以
撫跼俟高風之清涼華鍾金獸列在南廷嘉樹蒼葦奇鳥哀鳴臺榭臨池
萬種千名周欄輦道屈繞紆縈 後漢李尤闕銘曰皇上尊嚴萬姓載

依國都攸處建設端闡表樹兩觀雙闕巍巍梁陸倕石闕銘曰昔舜格
 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殊平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
 畧緯真合天人啓基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踏地無歸瞻鳥靡記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
 翼百神提萬福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以為象闕之制其來
 已遠春秋設舊童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
 之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廷紫貝蒼龍玄武之制銅爵鐵鳳
 之下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治懸法或表正王居或光崇帝里晉氏浸弱
 宋曆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堙沒罕稱乃假雙闕於牛頭記
 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惟帝建國正位辯方周營洛埃漢啓岐
 梁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童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無
 聞藏書不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偉哉儼然狀矣魏
 巍仿映重疊上連翠微布教方顯挾日初暉懸書有附委篋如歸梁
 沈約上建闕表曰恭惟哲后舊章必修眇矚前王後古為貴伏惟陛下欽
 咨故實率由令典昔在有晉經創江左邦訓莫釐遠國多缺萬雉之外兩
 觀弗興空指南峰懸法無所世歷三代年將二百非所以經世成務垂業
 後昆天德圓應憲章自遠詔匠人建茲象闕俯藉愛禮之心以申子來之
 願式表端闡儀刑萬國使觀風而至復聞正歲之典遐想之士少寄懷古
 之日

臺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積土四方者山海經曰西王母之山有軒轅臺射者不
 敢西向畏軒轅之臺歸藏曰昔者夏后啓葬享神於晉之墟作為瑤臺
 於水之陽左傳曰夏后啓有鈞臺之饗在河陽又曰楚子成章華之臺
 以與諸侯落之老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穆天子傳曰盛姬盛伯之
 子也盛國名天子賜之土嬭之長乃為之臺是曰重璧之臺賈子曰翟王
 使使者之楚楚王欲誇之饗客章華之臺三休乃至於上呂氏春秋曰
 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臺飲食必以鼓王孫子曰昔衛公坐重華之
 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史記曰漢武帝起柏梁臺高數十丈

又曰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秦始皇
 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陸賈新語曰楚靈王作乾谿之臺
 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 新序曰魏王將欲為中天之臺許綰員捕
 而入曰聞大王將為中天之臺願加一力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九千里其
 趾當方一千里畫王之地不足為臺趾王默然罷築者 三輔故事曰龍
 臺高六丈去豐水縣五里 漢書曰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工計之直百金
 曰百金中民卜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三輔官殿
 簿曰長樂宮有臨華臺神仙臺 博物志曰江陵有臺甚大而唯有一柱
 衆梁皆共此柱 魏志曰黃初六年築東巡臺七年築九華臺 晉宮闕
 名曰鄴有銅雀臺織室臺 陳留風俗傳曰浚儀有師曠倉頡城城上有
 列仙吹臺 鄴中記曰鄴城西北立臺皆因城為基趾中央名銅雀臺北
 則冰井臺 又曰西臺高六十七丈上作銅鳳惣皆銅籠疏雲母幌日之
 初出乃流光照曜 嵩高山記曰山有玉女臺云漢武帝見三仙玉女因
 以名臺 益州記曰鴈橋東有嚴君平卜處土臺高數丈也 荊州圖記

曰江陵縣東有天井臺飛軒光映背邑面河寔郊園遊憩之佳處也
 明錄曰海中有金臺出水百丈結構巧麗窮盡神工橫光巖渚竦曜星漢
 吳地記曰吳王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
 里春夏遊焉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遂見焚太史公云余登姑蘇望
 五湖五湖去此臺二十餘里 戴延之西征記曰官度臺去青口澤六十
 里魏武所造也破表紹於此 楊龍驤洛陽記曰陵雲臺高二十三丈登
 之見孟津 鄧明德南康記曰雩都君山上有玉臺方廣數丈周迴盡是
 白石柱柱自然石覆如屋形也四面多松杉遙眺峨峨嚮像羽人之館風
 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鼓吹之聲山都木客為舞唱之節 廣州
 記曰尉他立臺以朝漢室圓基千步直峭百丈螺道登進頂上三畝朔望
 升拜號為朝臺 伏琛齊地記曰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邪大樂之留三
 月作琅邪臺臺亦孤山也然高顯出於衆山之上 晉陸機擬古詩曰
 高臺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綺牕出塵冥飛階躡雲端佳人撫瑟瑟纖手清
 且閑芳音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玉容誰能顧傾城在一彈 梁簡文帝琴

臺詩曰蕪階踐昔徑復愁鳴琴遊音容萬春態高名千載留弱枝生古樹
舊石染新流由來迥相歎逝川終不收 梁庾肩吾過建昌故臺詩曰魯
國觀遺殿韓城想舊臺仲宣原隰滿子建悲風來夏蓮猶反植秋窓尚左
開圖雲仍溜雨畫水即生苔及君歡四望知余悲七哀 陳祖孫登宮殿
名登高臺詩曰獨有相思意聊啟鳳皇臺蓮披香梢上日明光正來離鶴
將雲散飛花似雪迴遙想竹林友前窓夜夜開 魏文帝登臺賦序曰
建安十七年春遊西園登銅雀臺命余兄弟並作其詞曰登高臺以騁望
好靈雀之麗嫺飛閣崑其特起層樓儼以承天步逍遙以容與聊遊目於
西山溪谷紆以交錯草木鬱其相連風飄飄而吹衣鳥飛鳴而過前申躡
蹠以周覽臨城隅之通川 魏陳王曹植登臺賦曰從明后而嬉遊聊登
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浦觀聖德之所營建高殿之嵯峨浮雙闕乎太清
立沖天之華觀連飛閣乎西城臨漳川之長流望衆果之滋榮仰春風之
和穆聽百鳥之悲鳴天工坦其旣立家願得而獲呈揚仁化於宇內盡肅
恭於土京唯相文之爲盛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皇家
寧彼四方同天地之炬量齊日月之輝光 晉陸雲登臺賦曰永寧中巡
幸鄴宮三臺登高有感乃作賦云爾乃佇眄瑤軒流目綺寮中原方華綠
葉振翹歷玉陛而容與步蘭堂以逍遙曲房縈而窈眇長廊邈而蕭條於
是聊樂近遊薄言儼佯綺疏列於東序朱戶立乎西廂感舊物之咸存悲
昔人之云亡憑虛檻而遠想審歷命於斯堂於是精疲遊倦日就藏輝鄙
春登之有情惡荆臺之忘歸聊弭節而駕言悵將逝而徘徊 晉孫楚韓
王臺賦曰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諸故老云韓王聽訟觀也
特立顯妙觀於太清薄邯鄲之叢臺陋楚國之章華邈峇堯以亢極豈岑
樓之能加至乃宮觀弘敞增臺隱天伐文梓於萬仞發玉石於三泉優倡
角鳥鳥之聲蛾眉戲白雪之舞紛淫行以低仰翳脩袖而容與 晉盧諶
登鄴臺賦曰顯陽隗其顛隧文昌鞠而爲墟銅爵隕於臺側洪鐘寢於兩
除奚帝王之靈宇爲狐兔之攸居 後漢李尤雲臺銘曰周氏舊居惟
漢襲因崇臺增峻上擬蒼雲垂示億載俾率舊章人修其行而國其昌

秦始皇本紀曰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漢書曰宣帝幸河東之明年鳳皇集上林乃作鳳皇殿以答嘉瑞 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召見宴昵殿中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 三輔宮殿名曰未央宮有麒麟殿椒房殿又曰長樂宮前殿宣德殿通光殿高明殿 漢宮閣名曰長安有臨華殿神仙殿高門殿朱鳥殿曾城殿宣室殿永明殿鳳皇殿飛雲殿昭陽殿鴛鴦殿鈞臺殿合歡殿蕭何曹參韓信並有殿 東觀漢記曰明帝欲起北宮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諫出為魯相後起德陽殿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不得成此殿 范曄後漢書曰中平三年復修玉堂殿 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菱水物也所以厭火 漢官典職曰德陽殿周旋容萬人激洛水於殿下 魏志曰青龍三年秋洛陽崇華殿災改名九龍殿 魏略曰青龍三年起太極殿 洛陽故諸宮名

曰洛陽南宮有却非殿銅馬殿敬法殿清涼殿鳳皇殿嘉德殿黃龍殿行殿 楊龍驤洛城記曰顯陽殿北有雲氣殿 洛陽宮殿簿曰明光徽音式乾暉章含章建始仁壽宣光嘉福百福芙蓉九華流圃華光崇光並殿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上有金井欄金博山金輶蟻蛟龍負山於井上又有金師子在龍下 摯虞決疑要注曰凡大殿乃有陛堂則有階無陛也左城右平者以文壇相亞次城者為階級也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陛以上 後漢李尤德陽殿賦曰開三階而參會錯金銀於兩楹入青陽而窺總章歷戶牖之所經連壁組之潤漫雜虬文之蜿蜒爾乃周閣迴匝峻樓臨門朱闕巖巖嵯峨槩雲青瑣禁門廊廡翼翼華蟲詭異密采珍縵連蘭林以西通中方池而特立果竹鬱茂以萋萋鴻鴈沛商衣而來集德陽之北斯曰濯龍葡萄安石蔓延蒙籠橘柚含桃甘果成叢文槐羅水光映煌煌 後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曰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遭漢中微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盜賊奔突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也賦曰瞻彼

靈光之爲狀也則嵯峨菲隗危巍吁可畏乎其駭人也若堯倜儻豐盈靈
博嶮嶮敞洞膠葛兮其無垠也於是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
西周章彤彩之飾浩浩泚泚飛流爛漫素壁暘曜以月照丹柱歛絕而電
挺鴻煥煥以燻闕瑟蕭條以清冷動滴瀝而成響音雷應其若驚耳嘈嘈
以失聽目矍矍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瑛於是詳察其棟宇
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審陬倨危雲起欽崙離樓三間四表八維九隅
萬楹叢倚磊砢相扶爾乃懸棟結阿天窓綺疏發秀吐榮齒蕾披敷綠圓
淵井反植荷葉秀房紫的窰窰垂珠雲窠藻枕龍栴雕縷飛禽走獸因木
生姿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蛇蟠虬而繞棖白鹿子規於構櫺蟠螭宛轉而
承楣狡兔踰伏於柎側狡猴攀椽而相追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
對神仙謬謬於棟間玉女窺窓而下照圖書天地品類群生雜物竒怪山
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
紀開闢遠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麟身女媧蛇軀洪荒朴略厥
狀雖軒漸臺臨池層曲九城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經華益仰看天庭飛
陞揭孽綠雲上征中坐垂景俯視流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突洞出透
迤詰屈周行數里仰不見日 魏何晏景福殿賦曰立景福之秘殿備皇
居之制度爾乃豐層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羅疏柱之汨越肅坻鄂之
鏘鏘飛簷翼以軒翥反宇轍以高驤遠而望之若摘朱霞而曜天文近而
察之若仰崇山而載垂雲爾乃開南端之豁達張筍簾之輪函華鍾杌其
高懸悍獸仡其儼陳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褰上竒桁梧複疊勢合形
離絕如蜿蜒虹赫如奔螭皎皎白閒離離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燧金楹齊
列玉馬承跋青瑣銀鋪是爲閨闈温房承其東序涼室據其西偏開建陽
則朱炎艷啓金光則清風臻清露灑灑淥水浩浩樹以嘉木植以芳草悠
悠玄魚皚皚白鳥爾乃文以朱綠飾以碧丹點以銀黃爍以琅玕清風萃
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 魏韋誕景福殿賦曰瞻大厦之穹崇結增構而
高驤脩棟迪以虹指飛堯竦而鳳翔棖栴駢逼以星羅軒檻曼延而悠長
伏應龍於反宇乘流蘇以飄揚於是周覽升降流目評觀叢楹負極飛檻
檉櫨桁梧綺錯葉梳鱗攢芙蓉側植藻井懸川望舒涼室羲和温房玄冬

則暖炎夏則涼總寒暑於區宇制天地之陰陽又有外城金狄詭貌殊姿
列于應門肅有容威若乃離殿別館粲如列星安昌延休清宴永寧美百
號之特居嘉休祥之令名步離輦以逍遙時容與於蘭庭又有教坊講肆
才士布列新詩變聲曲調殊別吟清商之激哇發角徵與白雪音感靈以
動物超世俗以獨絕然後御龍舟兮翳翠蓋吳姬擢歌越女鼓柁詠採菱
之清謳奏淶水之繁會 魏夏侯惠景福殿賦曰周步堂宇東西眷眇絲
色光明粲爛流延素壁暘濛赫奕倩練爾乃察其竒巧觀其微刑欵峯紆
曲盤牙欹傾或天矯而雲起或詰屈而環縈衆木附枝以連注欒梧倚亞
而相經若乃仰觀綺窓周覽菱荷流彩的皪微秀發華織莖葳蕤順風揚
波含光內耀姍姍紛葩曾櫨外周椽桷內附或因勢以連接或邪詭以盤
構於是乎飛閣連延馳道四周高樓承雲列觀若浮挹朝露之華精漱醴
泉之清流 宋孝武華林清暑殿賦曰若夫瑤榭未清瓊室流炎熏風夕
烈熾景晨嚴高巒廢駕遊衢輟駢思延寒於夏堂豈徒聞於遺籍伊涼燠
之可變粵在今之猶昔密貯林梁側眺池竹禦起北阜而置懸湖公西原

而殿清暑編茅樹基採椽成宇轉流環堂浮清浹室關西櫺而鑿斜月高
東軒而望初日粵乃炎精待戒青祇將畢濯袂在辰風光明密婉祥鮮於
石沼儀瑞羽於林術浮觴無屆展樂有時惟歡洽矣含歌受辭歌曰山懷
風兮谷吐泉清潭邃兮遠氣宣符深情兮應遙心促千里兮測雲天 宋
劉義恭華林清暑殿賦曰構禦暑之清言傷測景之西岑列喬梧以蔽日
樹長楊以結陰醴泉湧於椒室迅波經于蘭庭業芳芝以爭馥合百草以
競馨飾丹壤以和璧加䟽楯以連城至于朱明在運鬱夕置晨寒堂涼結
清觀風臻覽茲宇之靈緯啓聖情以寤神豈宣曲之妄擬焉甘泉之足陳
宋何尚之華林清暑殿賦曰逞綿亘之虹梁列雕刻之華椽網戶翠錢青
軒丹堦若乃奧室曲房深沉冥密始如易修終然難悉動微物而風生踐
椒塗而芳質觴遇成宴暫遊累日却倚危石前臨瀟谷終始蕭森激清引
濁涌泉灌於基扈遠風生於楹曲暑雖殷而不炎氣方清而含育哀鵠唳
暮悲猿啼曉靈芝被崖仙華覆沼 後漢李尤德陽殿銘曰皇穹垂象
以示帝王紫微之則弘誕彌光大漢體天承以德陽崇弘高麗苞受萬方

內綜朝貢外俟遐荒 陳徐陵太極殿銘曰夫紫蓋黃旗揚都之王氣長
久虎踞龍蟠金陵之地體自固天居爽塏大寢尊嚴高應瑞門仰摸營室
歸于有德譬彼河圖傳我休明義同商鼎太極殿者法五象况王者之位
以尊左平右城天子之堂為貴往朝煨爐多歷年所世道隆平宜其休復
監軍鄒子度啓稱即日忽有一大梓柱從流來泊在後渚岸蟻蟻容與若
漢水之仙槎搖漾波濤似新亭之龍刹孤拔靈山允彰天貺昔梁氏承聖
將圖繕修東虜窺江西胡犯畢定之方中函輿師旅揆之以日輒有災故
是知秦人所止實漢祖而為宮吳都佳氣乃元皇而斯宅千楹赫奕方拱
峻層植綠芰而動微風舒丹蓮而制流火甘泉遠望觀正殿之崢嶸函谷
遥看美皇居之佳麗信可以齊二光而示宇宙會萬國而朝諸侯爰命微
臣乃為銘曰雍時相望參差未央偃師迴顧崔嵬德陽高捫太一正觀瑤
光峨峨靈柱赫赫流樟美矣宮室嘉哉今日御宸垂旒當朝靖蹕樂備韶
夏禮兼文質帝旅無諠王旗斯謐肅肅卿士邕邕承弼漢座雕屏周人檻
櫺城隅有勒殿省皆銘况復皇寢宜昭國經方流典訓永樹天廷 陳沈

煨太極殿銘曰臣聞在天成象紫宮所以昭著在地成形赤縣居其區宇
太極殿者資兩儀之意焉大壯顯其全模土圭測其正影周曰路寢漢稱
前殿雖名號參差其實一也主上未明求衣口旰忘食墮樂壞禮造次留
神漢陞秦除莫不葺復而此殿興造累歲未成外遘戎機內憂民力助勞
深慮荏苒移時至陳永定六合既清五禮稍備雕楹玉鳥華棖璧璫揆之
有日而猶一柱鞭撻豫章地淪外寇楚材晉用非復我求既而新亭前江
有流查甚壯盤根錯節枝葉葱舊津人以聞正堪時用於是將作受詔冬
官奉職百工並作屢降乘輿匠石磨礪必經天者儉而不固泰而不奢億
兆填填而樂成也曾未數旬煥然雲構昔晉朝繕造文杏有關梅梁瑞至
晝以標花自是迄今又獲神物即樟樹焉殿之某間即某柱是也銘曰軒
轅狹堂夏后卑宮文來質往蹇產彌崇體制八都開茲萬戶灼爍雄梁徘徊
大廡璧月霄懸卿雲晝聚豈伊開陽飛來應柱嘉辰今月新寢告成青
槐赤棘郎將思兵翠被負屨百辟公卿鐘鼓八佾簫韶九成庸臣再拜天
子萬齡 梁王筠上太極殿表曰四海為家義存威重萬國來朝事惟

壯觀憲北辰之居所正南面之尊貴繡栢鏤檻延曙光暉虬柱虹梁杳冥
雲霧非許郭之敢倫豈雍豫之能擬且工徒樂業庶民自競一勞永逸不
日而成信可以宴饗百神朝覲群后者矣臣過荷寵榮祿秩優潤謹率丹
款上夫一千不足微申息躍伏深慚竦

坊

漢宮闕名曰洛陽故北宮有九子坊 晉宮闕名曰洛陽宮有顯昌坊修
成坊綏福坊延祿坊休徵坊承慶坊桂芬坊椒房坊舒蘭坊藝文坊 王
隱晉書曰東宮坊有醉相殺者中丞奏郎宮從事孫鑠杖一百鑠奏東宮
是行馬內而推行馬外官為建法令詔中丞令史各一百 王琰答徐邈
書曰見傳咸彈孫詹事或云是宮或云坊或云寺此東宮中別有坊又中
庶子稱坊詹事稱寺同於九卿耳坊是通名如天朝之稱臺者也
梁蕭子範直坊賦曰余以天監六年為洗馬十七年復直中舍之坊感恩
懷舊悽然而作歲惟奄茂清明送風承恩從官自府遊宮信吾生之多幸
遭六合之大同何坊禁之窳闕對長庭之蕪永門幽幽而重閉室愔愔而
內靜應曉刻而坐朝聽鳴鐘而自警雖生風於蟪蛄終罕曜於陽景頗留
連於九思相殷勤於三省於時也春果餘英夏條垂實殿穿隆而起陰槐
連拳而負日傷高墉之遷迤觀層扉之鬱律寫學宮於洛都模畫堂於漢
室室榭千名仙靈間出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三

居處部三 門 樓 櫓 觀 堂 城 館

門

釋名曰門捫捫在外為捫幕障衛也 爾雅曰閉謂之門正門謂之應門

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周官曰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桎柙再重設

車官轅門為壇遺宮棘門為帷宮設旌門無官則供人門 毛詩曰衡門

之下可以棲遲 又曰乃立臯門臯門有閼乃立應門應門鏘鏘 詩義

問曰橫一木作門而上無屋謂之衡門 左傳曰楚子囊鄭子耳圍于桐

門 又曰王叔之宰曰韋門韋實之人而皆凌其上其難為上矣 又曰

鄭大水龍闕于時門之外 魯連子曰先生見孟嘗君於杏唐之門 楚

辭曰望長楸而太息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 越

絕書曰楚門春申君時造楚人從入故號楚門 史記曰金馬門者宦者

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 賈誼書曰天子宫門曰司馬門

又曰高帝瓜分天下以王有功之臣擇良日立諸侯洛陽上東門之外

說苑曰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為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寃後世必有封侯者令容高蓋駟馬及後果封為西平侯 漢書曰元帝為太子謹慎

初居桂宮上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 又曰太液池南有壁門又曰陳平家貧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吳越春秋曰子胥為吳

造天城陵門八象天八風水門八法地八窻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云鄭君里門四方所由觀禮其廣令容高車結駟名為通德門 漢宮殿名曰

長安有宣平門覆盎門萬秋門橫門東都門宣德門元成門青綺門章義門仁壽門礪石門 魏書曰文帝初在東宮集諸儒於朝肅城門內講論

大義侃侃無倦 古今地名曰河南有鼎門九鼎所定 華陽國志曰蜀城十里有升遷橋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其門曰下乘赤車駟馬

不過汝下 吳地記曰閭闔門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為閭闔門高樓閣道後由北出伐楚攻曰破楚門 世說曰楊修為魏武主簿作相國門始

構榱桶魏武目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修見即今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閣字王嫌門大也 後漢李尤門銘曰門之設張為宅表會納善開

邪擊柝防害 又中東門銘曰中東虞仲月值當昂倉庚有聲雉鷹匿爪除去桎梏獄訟勿考 又關陽城門銘曰關陽在孟位月惟巳清明冠節

大陽進起 又津城門銘曰津名自定位月在未温風鬱暑鷹鳥習鷲又廣陽門銘曰廣陽位孟厥月在申涼風從時白露已分 入雍城門銘

曰雍門處中位月在酉育風寒濁鷲歸山阜 又夏城門銘曰夏門值孟位月在亥陰陽不通蝮蠅匿彩迎冬北壇從陰所在 又穀城門銘曰穀

門北中位當于子太陰主刑殺伐為首 晉摯虞門銘曰祿無常家福無定門人謀鬼謀道在則尊 後魏温子昇閭闔門上梁祝文曰維王建

樓

爾雅曰俠而修曲曰樓 說文曰樓重屋也操澤中守竹樓也 黃帝軍

氣失曰諸將軍氣如城樓 史記曰方士言武帝曰黃帝為五城十二樓以俱神人帝乃立神明臺并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 十洲記曰崑崙

山有十二玉樓 漢書曰甘延壽少以良家子善騎射嘗超踰羽林亭樓
由是遷爲郎 吳越春秋曰范蠡爲句踐立飛翼樓以象天門 東觀漢
記曰上至廣阿止城門樓上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我乃
始得一處卿言天下不足定何也 吳志曰劉基美容姿孫權愛敬之權
嘗特嘗於船中宴樓上作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 虞
氏家記曰吳小城白門蓋吳王闔閭所作也至秦始皇守宮史燭鸞窟失
火燒宮而此樓故存 晉宮閣名曰總章觀儀風樓一所在觀上瞻望觀
之南又別有翔鳳樓 賴鄉記曰老子廟有皇天樓九柱樓靜念樓皆畫
仙人雲氣 袁彥伯羅山疏曰仰望石樓眇然在雲中 世說曰凌雲樓
樓觀極精巧先稱平衆材輕重當且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
峻恒隨風搖動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便頽壞論
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幽明錄曰鄴城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二十丈長四
十丈廣二十丈安金鳳皇二頭於其上頭飛入漳河清浪見在水底一
頭今猶存 迷異傳曰荀瓌字叔偉寓居江陵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
有物飄然降自雲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
虹裳賓主歡對辭去跨鶴騰空眇然煙滅 **詩** 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
浮雲齊交跡結綺窓阿閣三重階 宋文帝登景陽樓詩曰崇堂臨萬雉
曾樓跨九成瑤軒籠翠幌組幕翳雲屏階上曉露繁林下夕風清蔓藻嫵
綠葉芳蘭媚紫莖極望周天險睿察浹神京交渠紛綺錯列植發華英
梁武帝登北顧樓詩曰歇駕止行警迴輿暫遊識清道巡丘壑緩步肆登
陟鴈行上差池羊腸轉相通歷覽窮天步矚矚盡地域南城連地險北顧
臨水側深潭下無底高岸長下測舊嶼石若構新洲花如織 梁簡文帝
泰和登北顧樓詩曰春陵佳氣地濟水鳳皇宮况此徐方域川岳邁同禮
皇情愛歷覽遊陟擬崆峒聊驅式道候無勞襄野童霧崖開早日晴天歇
晚虹去帆入雲裏遙星出海中 又登烽火樓詩曰登樓排樹出却堞帶
江清陟峯試遠望鬱鬱盡郊京萬邑王畿曠三條綺陌平巨原橫地險孤
嶼派流生悠悠歸棹入耿耿去帆驚水煙浮岸起遙禽逐霧征 又水中
樓影詩曰水底果蕙出萍間互宇浮風生色不壞浪去影恒留 梁沈約

登玄鶴樓詩曰危峯帶北阜圓鼎出南岑中有凌風樹迴望川之陰涯岸
每增減湍平互淺深水流本三派臺高乃四臨上有離羣客客有慕歸心
落暉映長浦煥景燭中潯雲生嶺乍黑日下溪半陰信美非吾土何事不
抽簪 梁劉孝綽登陽雲樓詩曰吾土陽臺上非夢高唐客迴首望長安
千里懷三益顧惟慙入楚降私等申白西沮水潦妝昭丘霜露積龍門不
可見空慕凌寒陌梁王臺卿詠水中樓影詩曰飄飄似雲度亭亭如蓋浮
熱看波不動還是映高樓 **賦** 魏王粲登樓賦曰登茲樓以四望聊暇日
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實顯敞而寡仇埃清渾之通浦倚曲阻之長洲北
彌陶牧西接昭丘雖信美而非吾土曾何足以少留馮軒搢以遙望向北
風而開襟平原遠而目挾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脩迴川旣漾而濟深
昔尼父之在陳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
懷土豈窮達之異心惟日月之逾邁俟河清其何極異王道之一平假高
衢而騁力步稷邊而徙倚白日忽其西匿風蕭瑟而並興天慘慘而無色
獸任顛以求羣鳥相鳴而鼓翼原野閒其無人征夫行而未息循階除而

而下降氣交憤於曾臆夜參半而不寐悵盤桓以反側 晉孫楚登樓賦
曰有都城之百雉加曾樓之五尋從明王之登遊聊暇日以娛心鳴鳩拂
羽於桑榆游鳧濯翅於素波牧豎吟嘯於行陌舟人鼓柁而揚歌百僚雲
集促坐華臺嘉肴滿俎旨酒盈杯談三墳而詠五典釋聖哲之所裁 晉
棗據登樓賦曰懷離客之遠思情慘憺而惆悵登茲樓而逍遙聊因高以
遐望感斯州之厥域定帝王之舊疆挹呼沱之濁河懷通川之清漳原隰
開闢蕩臻夷蕞桑麻被野黍稷盈畝禮儀旣度民繁財阜懷桑梓之舊愛
信古今之同情鍾儀慘而南音莊舄感而越聲豈吾人之狹隘能去心而
無營情戚戚於下國意乾乾於上京 晉郭璞登百尺樓賦曰在青陽之
季月登百尺以高觀嘉斯遊之可娛乃老氏之所歎撫凌檻以遙想乃極
目而肆運情眇然以思遠悵自矢而潛愠瞻禹臺之隆嵒竒巫咸之孤峙
美鹽池之滉汙蒸紫霧而霞起異傳巖之幽人神介山之伯子揖首陽之
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嗟王室之蠢蠢方構怨而極武哀神器之遷浪指綴
旒以譬主雄戟列於廊技戎馬鳴乎講柱寤若華而增怪歎飛駟之過戶

陳茲樓以曠眺情慨爾而懷古銘宋鮑照凌煙樓銘曰瞰列江楹望景
延除積清風路含彩煙途俯窺淮海俛眺荆吳我王結駕藻思神居宜此
萬春修靈所扶

櫓

釋名曰櫓露上無覆屋也 孫子兵法曰攻城之法修櫓枌楹其器械三
月而後成 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
上百步有一樓櫓外有溝渠詩晉歐陽建登櫓賦曰登茲櫓以遐眺闢
曾軒以高盼仰天塗之綿邈俯平原之曠衍嘉蒼春之令節悅和風之微
扇俯觀八隅周覽四垂固孤直之峻峙岨曲岨之修崖植榆楸以成列植
垂柳之差差寓目忽以終日情豐豐而忘疲

觀

釋名曰觀者於上觀望也 列子曰岱輿山上臺觀皆金玉仙聖飛相來
往 史記曰公孫卿謂武帝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觀
甘泉則作延壽觀 漢書曰甘露二年冬十二月上幸黃陽宮屬玉觀

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生甲觀書堂 三輔皇圖曰武帝起鳩鵲觀
神明觀集靈觀陽祿觀 漢宮殿名曰長安有臨仙觀渭橋觀仙人觀霸
昌觀蘭池觀平樂觀九華觀豫章觀三章觀昆明觀走馬觀華光觀封巒
觀走狗觀天梯觀瑤臺觀汜渠觀相思觀長平觀宜春觀華池觀射熊觀
迎風觀露寒觀 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 陸機洛
陽地記曰宮中有臨高陵雲宣曲廣望閣風萬世修齡總章聽訟九九觀
皆高十六七丈以雲母著窻裏日曜之煒煒有光輝 華延傳洛陽記曰
洛陽城十八觀皆施玄檻鐵籠疏雲母幌 華山記曰南嶺東巖北面有
二小山一山有雙石豎生號曰石門一山石孤崖特秀上有客觀涉之遠
者眺千里詩隋江惣侍宴玄武觀詩曰詰曉三春暮新雨百花朝星宮
移渡漢天駟動行鑣旆轉蒼龍闕塵飛飲馬橋翠觀迎斜照丹樓望落潮
鳥聲雲裏出樹影浪中搖歌吟奉大詠未必待聞韶賦後漢崔駰大將
軍臨洛觀賦曰濱曲洛而立觀管高環而作廬處崇顯以間敞超絕鄰而
特居列阿閣以環匝表高臺而起樓步輦道以周流臨軒檻以觀魚於是

遊夏之首末春之垂桃枝天天楊柳倚倚既乃日垂西陽中曜內光弛銜
縱策逸如奔颺 後漢李尤平樂觀賦曰乃設平樂之顯觀章秘瑋之奇
珍習禁武以講捷厭不羈之遐鄰徒觀平樂之制鬱崔嵬以離婁赫巖巖
其峯嶺紛電影以盤盱彌平原之博敞處金商之維陬大厦累而鱗次承
岩堯之翠構過洞房之轉闔歷金環之華鋪南切洛濱北陵倉山龜池決
滌果林榛榛天馬沛艾鬣尾布分爾乃大和隆平萬國肅清殊方重譯絕
域造庭四表交會抱珍遠井雜選歸誼集于春正翫屈奇之神怪顯逸才
之捷武百僚于時各命所主方曲既設秘戲連叙逍遙俯仰節以鞀鼓戲
車高幢馳騁百馬連翩九仞離合上下或以馳騁覆車顛倒烏獲扛鼎千
鈞若羽吞刃吐火燕躍鳥跄陵高履索踊躍旋舞飛九跳劍沸涓回擾色
渝隈一踰肩相受有仙駕雀其形蚺虬騎驢馳射孤兔驚走時儒巨人戲
詭爲耦禽鹿六駮白象朱首魚龍曼延峴山阜龜螭蟾蜍 琴鼓缶
又東觀賦曰敷華實於雍堂集幹質于東觀東觀之藝孽孽洋洋上承重
閣下屬周廊步西番以從倚好綠樹之成行歷東崖之敞坐庇蔽茅之甘

棠前望雲臺後匝德陽道無隱而不顯書無闕而不陳覽三代而永宜包

郁郁之周文 魏陳王曹植遊觀賦曰靜閑宮而無事將遊日以自娛登北

觀而啓路涉雲路之飛除從熊羆之武士荷長戟而先駟罷若雲歸會如

霧聚車不及迴塵不獲舉奮袂成風揮汗如雨 又臨觀賦曰登高墉兮

望四澤臨長流兮送遠客春風暢兮氣通靈草含幹兮木交莖丘陵窟兮

松柏青南園蔓兮果戴榮樂時物之逸豫悲予志之長違嘆東山以愬勤

歌式微以詠歸進無路以効公退無隱以營私俯無鱗以遊遁仰無翼以

翻飛 後漢李尤東觀銘曰周氏舊區皇漢寔循房闥內布疏綺外陳

升降三除貫啓七門是謂東觀書籍林泉列侯弘雅治掌藝文

堂 說文曰堂殿也 釋名曰堂猶堂堂高顯貌也 禮記曰堂上不趨堂上

接武堂下布武 又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見諸侯天子之

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莊子曰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

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光

碧之堂 說苑曰聖人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爲之不樂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言西王母有六甲之術用之可以遊景雲之宮登流霞之堂 漢武故事曰玉堂去地十二丈其階皆用玉也 漢書曰玉堂在大液池南 續漢書曰中平二年造萬金堂於西園 論衡曰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莫莫生於階下須臨堂察之起視堂下之莫孰與懸日歷於辰坐顧輒見之也 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厭火 晉宮閣名曰洛陽宮有則百堂各盡斯堂休徵堂延祿堂承慶堂仁壽堂綏福堂含芳堂樂昌堂椒華堂芳音堂永光堂 摯虞決疑要注曰殿堂之上唯天子居牀其餘皆福席席前設廷禮天子之殿東西九廷南北七廷故曰度堂以廷度室以几 華陽國志曰文翁立講堂作石室 曰玉堂在城南初堂遇火太守更修立又增二石室 虞氏家記曰虞潭右衛將軍太夫人年高求解職被詔不聽特假百日迎母東歸起堂養親親集會作詩言志 齊地記曰臨淄城西門外

有古講堂基柱猶存齊宣王修文學處也 梁庾肩吾詠疏圃堂詩曰北堂多暇豫時駕摠鑿 鑿 鑿 鑿 靜繁茂澈輪輕羽蓋飄臨空坐飛觀廻首望浮橋風長旦鍾近地迴洛城遥疎林不得日涸浦暫通潮徒然等窟從並作愧羣僚 陳江摠雲堂賦曰覽黃圖之棟宇規紫宸於太清何面勢之勝萬信不日之經營仰一時之壯麗跨萬古之威靈吐觸石之奇色混高堂之舊名若乃三階八戶百栱千楹瑩以玉琇飾以金英綠芟懸栝紅葉倒生於時木葉聲寒壺人唱靜承露擎虛相風照迴天子乃下輦開宴出豫娛神文懸日月思革風塵是負鳳之多幸愧屠龍之不真 晉庾闡樂賢堂頌曰峩峩隆構岌岌其峻階延白屋寢登髮俊神心所寄莫往非順靈圖表像平敷玉潤遊亂一壑栖鸞一叢川澄華沼樹拂倚桐林有晨風翻看西雍高觀迴雲疎森綺窓洋洋帝猷恢恢天造思樂雲基克配祖考仰瞻崑丘俯懷明聖玄珠雖朗離莫映清風徘徊微言絕詠有邈高構永廓靈命 後漢李尤堂銘曰因邑制宅爰興殿堂夏屋渠渠高敞清涼家以師禮修奉恭嘗延賓西階主近東廂宴樂嘉客吹笙鼓簧

城

淮南子曰鯨作九仞之城 說文曰城以盛民也墉城垣也 博物志曰禹作城疆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自禹始也 周書曰周公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六百一十丈郭方七十二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陝山 公羊傳曰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而城 史記曰秦二世欲漆城優旃曰善哉漆城蕩蕩寇來不得上固難為陰屋爾二世乃止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曾城九重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而城崩妻遂投淄水而死 太康地記曰梁孝王築睢陽城方十二里以鼓唱節旂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因以為名 漢書曰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 又曰膠東前國王治膠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膠河 風俗通曰衆心成城 俗說曰衆人同心者可共築起一城同心共飲雒陽酒可盡也 關中記曰長安城皆墨壤城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盡鑿龍首山土為城又諸臺闕亦爾 王隱書曰涼州城有臥龍形故名

龍城南北七十里東西三十里本匈奴所築也 襄陽耆舊記曰龐德公在沔水上至老不入襄陽城 丹陽記曰石頭城因山為城江以為池地形險固尤有奇勢 秦州記曰金城郡漢元始六年置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 盛弘之荊州記曰樊城西北有鄴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城之門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慎莫言疑此亦周太廟金人絨只銘背之流也 荊州圖經曰江夏郡所治夏口城其西南角因磯為高塘枕流上則迴眺山川下則激浪崎嶇是曰黃鵠磯定乃舟人之所艱也 益州記曰益州城張儀所築錦城在州南蜀時故宮也處號錦里 齊地記曰不夜城在陽遷東南蓋古有日夜出此城以不夜名異之也 梁簡文帝從頓還城詩曰漢渚水初淥江南草復黃日照蒲心暖風吹梅枝香征艫艫湯壘歸騎息金隍舞觀衣恒袞歌臺絃未張持此橫行去誰念守空牀 又登城詩曰日影半東簷靖念空杼袖小堂倦縹書華池厭修竹寂寞既寡悰登城望原陸遥山半吐雲巖巖時響谷靡靡見虛煙森森視寒木落霞乍續斷晚浪時迴復遠矚既濡翰徒自勞心目

短歌雖可裁緣情非霧縠 又登城北望詩曰登樓傳昔賦出薊表前聞
霸陵忽迴首河隄徒望軍茲焉聊迴眺極目杳難分一水斜開岸雙城遙
共雲 梁江淹登紀南城詩曰恭承前嘉惠末官至南荆歛衽承光彩端
笏奉仁明再逢綠草合重見翠雲生江甸知禮富漢渚聞教清君王澹以
思樹羽望楚城年積衣劍滅地遠宮館平 魏文帝登城賦曰孟春之
月惟歲權輿和風初暢有穆其寄篤言東道陟彼城樓道遙遠望乃欣以
娛平原博敞中田闢除嘉麥被壟綠路帶衢流莖散葉列倚相扶水幡幡
其長流魚衣裔裔而東馳風飄飄而既臻日掩夢而西移望舊館而言
旋水優游而無爲 晉孫楚入城賦曰有都城之百雉加層樓之五尋從明王
以登極聊假日以誤心泗水涓涓以徂邁再木鬱而成林晞朝陽之素暉美綠竹
之茂陰望秦墳於驪山覩八陵於北岑營基峙列宅萬區黎民布野商
旅充衢杞柳綢繆芙蓉吐芳俯依青川仰翳朱楊體象濛汜幽若扶桑白
日爲之晝昏鳥禽爲之頡頏 宋鮑昭蕪城賦曰啐若斷岸矗似長雲製
礎石以衝衝糊頽壤以飛文觀基局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
百餘載竟瓜割而豆分至若白楊早落寒草前衰稜稜霜氣簌簌風威孤
蓬自振驚沙坐飛通池旣已夷峻隅又已頽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若
夫藻扃黼帳歌臺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
龍爵馬之翫皆薰歇燼滅光沉響絕東都妙姬南國佳人蕙心紈質玉貌
絳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輦之愉樂離宮之苦辛歌曰邊風
起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壟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梁吳筠吳城
賦曰古樹荒煙幾百千年云是吳上所築越王所遷東有鑄劍殘水西有
舞鶴故壘縈具區之廣澤帶姑蘇之遠山僕本蒼怨千悲億恨沉復荆棘
蕭森叢蘿彌蔓亭梧百尺皆歷地而生枝階筠萬丈或至杪而無葉不見
春荷夏葦唯聞秋蟬冬蝶木魅晨走山鬼夜驚不知九州四海乃復有此
吳城 後漢李尤京師城銘曰天險匪登地險丘陵帝王設險乾坤是
承

館

說文曰館客舍也 周禮曰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以待朝聘

之官也 戰國策曰燕昭王見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古者人君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有人請求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對曰死馬尚市況生馬乎暮年千里馬至者三王欲士先從隗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昭王乃築館而師之樂毅鄒衍劇辛皆爭走燕遂以破齊 漢書曰元帝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楊雄作賦以諫 又曰公孫弘起徒步數十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弘年八十終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者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氂時壞已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 魏志曰管寧字幼安與同縣邴原相友俱遊學於異國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 世說曰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旣成謂左右曰館當何以爲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涓陽爲名 荊州圖副曰襄陽縣南有桃林館是則

餞行送歸之所萃也 晉袁宏擬古詩曰高館百餘仞迢迢虛中亭文悅曜瓊扇碧疏映綺櫺 晉張協玄武館賦曰爾乃地勢夷敞旣膏且腴環以翠林帶以赤渠尋厥先之攸基寔張氏之舊墟何魏后之周覽遂築館而起廬旣號玄武是曰石樓於是崇墉四匝豐厦詭譎爛若丹霞皎如素雪璀璨皓軒華璫四垂接棟連阿岬嶂參差朱戶青鋪幽闈秘閨於是高樓特起竦峙岩巖飛甍四注上築浮霄直亭亭以孤立迎千里之清飈陽扉南啓陰軒北達春 / 左開秋窻右豁仰視雲根俯臨天末木則楸梓夾路蒼蔚如林洪幹十圍修之百尋 晉潘尼東武館賦曰東武館者蓋東武陽侯之館也嘉大雅之弘操美明哲之保身懲都邑之迫險歷里巷之囂塵慕古公之胥宇羨孟氏之審鄰將遷居於爽塏乃投迹於里仁前則行旅四溱通衢交會水泛輕舟陸方羽蓋後則崇山崔嵬茂林幽藹彌望遠覽滉漾夷秦表裏山河出入襟帶若乃潛流旁注飛渠脉散芙蓉映渚靈芝蔽岸於是逍遙靈沼遊豫華林彎弓撫彈娛志蕩心括不空縱綸不苟沉遊鱗雙躍落羽相尋膳夫進俎虞人獻鮮春醴九醞嘉豆百籩隨

波沂流乍往乍旋。後漢李尤高安館銘曰巍巍高安明聖是修嵯峽
麗館窻閣列周長除臨起櫺檻相承聖朝明察同保休徵。又平樂館銘
曰乃興平樂弘敞麗光層樓通閣禁闈洞房林梁照曜朱華飾當聘武舒
秘以示幽荒如榮普覆然後來于。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二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四

居處部四 宅舍 庭 壇 室 齋 廬 道路

宅舍

晏子曰景公使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秋隘鬻塵不可居請更子宅
曰臣之先臣居此宅焉臣不足以代之。漢書曰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
處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又曰魯共王壞
孔子舊宅以廣宮室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復於其壁中得古經傳
續漢書曰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
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以與昆弟外家。裴楷別傳曰楷營新宅基宇
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行牀帳儼然櫺軒踈朗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楷
心知其意便使兄住。王隱晉書曰魏舒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起宅
相者云當出貴外住舒曰當為外家成此宅相。漢舊儀曰高皇帝家在
豐中陽里為沛泗上亭長及為天子立沛廟祠豐故宅。風俗通曰宅不
西益俗說西者為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西益者一禮記曰南

向北向西方爲上 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難動
握之爾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 三輔決錄曰郭詳爲大尉

長史起大宅在高陵城西世稱曰長史宅 吳志曰周瑜與孫策同年相

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又曰陳表家財盡於

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居宅 婁承先傳曰婁玄到廣州遂

徘徊躑躅於仲翔宅故處哀咽悽愴不能自勝 搜神記曰魏郡張本富

忽衰死財散賣宅與程應應舉家疾病賣與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

堂梁上一更虫有一人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何以有人

氣荅無使去文因呼細腰問向赤衣冠是誰荅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

誰荅云我杵也今在竈下文掘得金二百斤燒去杵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子曰葛盧有大功受爵立宅舍於博望里干今基兆石礎在焉 又曰

臨汜縣有廖氏世老壽後移子孫輒殘折他人居其改宅復累世壽乃知

是宅所爲不知其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沙數十斛丹

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得壽 襄陽記曰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

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橘千樹臨死勸兒曰汝母每惡吾治家

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用汝衣食歲上一四絹亦當足用爾亡

後二十餘日兒白母母曰此當種柑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七八年必汝父

遺爲宅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存 范汪荊州記曰宛有三女樓作子

胥宅 又曰義陽六縣安昌里有光武宅枕白水陂所謂龍飛白水也

庾仲雍荊州記曰秭歸縣有屈原宅伍胥廟擣衣石猶存 賴鄉記曰老

子祠在賴鄉曲仁里譙城西出五十里老子平生時教化學仙故處也

漢桓帝修建屋宇爲老子廟廟北二里李夫人祠是老子舊生宅也 劉

禎京口記曰糖顏山山周迴二里餘山南隅隔路得郟鑿故宅五十餘畝

戴延之西京記曰東陽門外道北吳蜀二主第宅去城二里墟墓猶存

又曰漳關北去蒲坂城六十里中有舜廟城外有宅井及二妃壇南云城

二十里有山舜所耕山上亦有山 述征記曰豐圻豐水西九十里有漢

高祖宅 又曰山陽縣城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爲田

墟而父老猶謂嵇公竹林地以時有遺竹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新野郡

西七里梅溪源出紫山南流注清故老傳溪西有百里奚宅 齊竟
陵王蕭子良行宅詩曰余稟性端踈屬愛閑外往歲羈役浙東備歷江山
之美名都勝境極盡登臨山原石道步步新情迴池絕澗往往舊識以吟
以詠聊用述心訪宇北山阿卜居西野外幼賞悅禽魚早性羨蓬艾 陳
江揔歲暮還宅詩曰悵然想泉石駘駕出城臺翫竹春前筍驚花雪後梅
青山殊可對黃卷復時開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 又南還尋草市宅
詩曰紅顏辭鞶洛白首入輟轅乘春還故里徐步採芳蓀徑毀悲嵇仲林
殘憶巨原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花落空難遍鶯啼靜易喧無人訪語
默何處叙寒溫百年獨如此傷心豈復論 魏陳王曹植閑居賦曰何
吾人而介特去朋匹而無侍出靡時以娛志入無樂以銷憂何歲月之若
驚復民生之無常感陽春之發節仰輕駕而遠翔登高丘以延企時薄暮
而起予仰歸雲以載奔過蘭蕙通長圃異芬芳之可服結春蕒以延佇入
虛廓之閑館步生風之廣廡踐密迹之脩除即蔽景之玄宇翡翠鳥翔於南
枝玄鷗鳴於北野青魚躍於東沼白鳥戲於西渚遂乃背通谷對綠波黏

文茵駟春華丹轂更馳羽騎相過 晉潘岳閑居賦曰丘壑讀汲黯傳至司
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
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池沼足以漁釣春
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此亦拙者之
為政也乃作閑居之賦於是退而閑居洛水之浹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
京汧伊西郊後市浮梁黜以徑度靈臺築臺而高峙窺天文之秘奧究人事
之終始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遊鱗滉濁菌菑數披竹
木蒼鬱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桺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
仲之李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萄之珍磊
落漫衍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
菜則葱韭蒜芋青笋紫薑藟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合露白薤負霜柳垂
陰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挂頰鯉或宴于林或楔于泥 晉庾闡閑居賦曰
於是宅鄰京郊宇接華郭聿來忘懷茲焉是託鳥棲庭林燕巢于幕既乃
青陽結蔭木槿開榮森條霜重綠葉雲傾陰興則暑退風來則氣清前臨

塘中眇目長洲晨渠吐溜歸朝夕流顧有崇臺高觀凌虛遠遊若夫左瞻
天宮右盼西嶽飛彤素嶺敷翠綠朝霞時清滄浪靡濁黃綺繫其雲樓
漁父欣其濯足至于體散玄風神陶妙象靜因虛來動率化往蕭然忘覽
豁爾遺想榮悴靡期孰測幽朗故細無形骸之狹巨非天地之廣音興於
萬韻理絕乎一響 晉束皙近遊賦曰世有逸民在乎田疇宅彌五畝志
狹九州安窮賦於下里寔玄淡而無求乘篳路之屨蹇駕蘭單之疲牛連
捷索以為鞅結斷梗而作鞅攀葦門而高蹈謁徘徊而近遊井則兩家共
一園必去舍百步貫雞穀於歲首收纒繼於初牙其男女服飾衣裳之制
名號詭異隨迭設繫襦以御冬費汗衫以當熱帽引四角之縫裙為素條
之殺書兒啼於客堂設杜門以避吏婦皆卿夫子呼父字及至三農間隙
遘結婚姻老公戴合歡之帽少年著最角之中 梁沈約郊居賦曰惟至
人之非已固物我而自忘自中智以下愚咸得性以為場伊吾人之褊志
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值龍顏之鬱起乃憑風而
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脩衢以騁力余平生而耿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

人而軫念望東臯而長想本忘情於徇物徒羈紲於人壤應屬歎於牽
陸興言於世網爾乃傍窮野拍荒郊編霜菴葺寒茅構栖噪之所集築町
疇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翦巢織宿楚而成門藉外靡而為戶
撫取陰於庭樾又因籬於芳杜草則蘋萍芡芰菁藻兼菰石衣海髮黃荈
綠蒲動紅荷於輕浪覆碧葉於澄湖其陸卉則紫蘂綠苑天菁山韭鴈齒
鹿舌牛唇蕪肩若乃園宅殊制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室則雜果
萬林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蓊鬱吐綠攢朱開丹房以
四照舒翠葉而九衢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下上楚雀多名流鶯雜響
或班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穎好葉隱而枝藏乍間關而來往其水禽則
大鴻冰鴈天駒澤虞秋鷺寒鷺修鷁短鳧翅碎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
其魚則赤鯉青魴纖儵巨鱧碧鱗朱尾脩鱸偃頰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
流揚白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舍風雲而起潤孤
墜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亘繞州邑款跨郊垆素煙晚帶白
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嶺俱青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翫

翔獸依庭而莫駭魚何沼而不網晚樹開花初英落葉異林而分丹素因
風而雜紅紫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芬芳襲余冰懸堦而帶抵雪
棠松而被野鴨屯飛而不散鴈高翔而欲下傷余情之頽暮憂與愁其相
溢悲異軫而同歸歡殊方而並失時復託情魚鳥歸閑蓬華芻闕吳娃前
無趙瑟唯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不迷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
史之筆長太息以何言羞愧心之非一

晉習鑿齒諸葛武侯宅銘曰
達人作振此頽風彫薄蔚采鳴關惟豐義範蒼生道格時雄自昔爰止
於焉盤桓躬耕西畝永肅東轡迹逸中林神凝巖端罔窺其奧誰測斯歡
堂堂偉匠婉翮揚朝傾巖搜寶高羅九霄慶雲集矣鸞駕亦招

梁元
帝謝勅賜第啓曰竊以漢賜伍倫寔云清吏魏寵衛臻用旌庸直未如靈
光輪奐睢陽爽塏北連城闕有似甄侯之舍東望市廛榮深豫章之圃旨
很望朱平冠軍辭宅馬池猶隔雍丘讓邱臣慚霍曹遠志但識君命無違

再思庸陋九殞非咎 **梁劉孝儀**為主儀同謝宅啓曰昔嬰湫隘齊景
管其爽塏孫歷無家晉武爲之築館或功高千載德重一時故蒙考室之
榮以降葺宇之澤並辭而處傳芳前載臣才愧昔人恩同往哲豈直妾荷

重增疵吝但匈奴未滅遽當輪奐之美環堵爲室遂得歌哭於斯 又爲
武陵王謝賜第啓曰竊以南望朱鳥北距蒼龍右帶御溝左廻青路畢晏
嬰之湫隘同潘岳之閑居臣幼自官掖長遊城府雖輪奐之美多門而館
第之私未暇今輕舟將反高門遽錫遂葺宇築室百堵昔興雲屋連莞一

朝弘敞 **梁庾肩吾**謝東官賜宅啓曰有吾居異道南才非巷北流寓建
春之外寄息靈臺之下豈望地無湫隘里號乘軒巷轉幡旗門容憶蓋况
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夾石雙槐似安仁之縣却瞻鍾阜前枕洛橋池

通西舍之流窓映東鄰之棗來歸高里翻成侍封之門夜坐書臺非復通
澄之壁才下應王禮加温阮官成名立無事非恩 **梁** **晉陸雲**聞起西園
第且遵節儉之制表曰臣聞有國者不患官室之不崇患在令名之不立

是以賢人之在富貴莫不卑身節欲損已挹情用能保其國家今聞百世
歷觀古今以約失之者實寡以奢失之者益多世祖武皇帝富有四海貴
爲天子居無離官之館身御家人之服先帝豈欲以此道止於治身而已

者哉固將必欲遺訓百世貽燕子孫此固殿下所宜祗奉也
晉潘岳
上客舍議曰謹按客舍逆旅之設其所由來遠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
收其直交易買遷各得其所因民成利惠加百姓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
而言於逆旅精外傳曰晉陽處父遇寧戚於逆旅魏武帝亦以為宜其詩
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唐到于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有
之此固非聖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分翼翼公私滿路
近畿入驛客舍亦稠芻秣成行器用取給又諸劫盜皆起於迴絕而止乎
人衆十里蕭條則姦究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
追不赦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道路之要
姦吏所植也幸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歡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
而息豈非衆庶顛顛之望

庭

左傳曰初楚恭王無家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
太室之庭使五人齋而入拜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 羅含別傳曰

含致仕還家庭中忽自生蘭此德行幽感之應 語林曰謝太傅問諸子
姪曰子弟何豫人事正欲使其往諸人莫有言車騎荅曰譬如芝蘭玉樹
欲使其生庭階也 陳沈炯幽庭賦曰矧幽庭之閑趣具春物之芳華
轉洞房而引景偃飛閣而藏霞築山川於戶牖帶林苑於東家草纖纖而
垂綠樹搔搔而落花於是秦人清歌趙女鼓箏嗟光景之連暮詠群飛之
棲宿顧留情於君子豈含姿於嬌淑於是起而長謔曰故年花落今復新
新年一故成故人那得長繩繫落日年年月月但如春

壇

管子曰桓公即壇而立窳戚鮑叔隰朋賓須無皆差肩而立 莊子曰孔
子遊乎淄帷之林休坐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終
有漁父者下船而來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
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子路曰魯之君子也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
者往觀楚王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恤對曰此觀吾國之得失
而圖之寶器於賢臣夫珠玉玩好之物非國之重寶也遂使恤發精兵三

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其容也請就上位 徐靈期南嶽記曰南嶽山上有飛壇懸水激石飛湍百仞即孫溫伯所喪身處也又有曲水壇水行石上成溝瀆如世人臨河壇也三月三日時來道送 梁州記曰沔陽城先沔陽縣所治也在漢水南舊蕭何所築也劉備為漢王權住此城盟於城下今門外有盟壇猶存 周庾信堯登壇銘曰登壇浴沔沉玉河湄丹圖馭馬練甲乘龜榮光上慕休氣連帷雖存堯讓終見文思

室

毛詩曰斯干宣王考室也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老子曰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楚辭九歌曰糜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余將騰駕兮皆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蓋管子曰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 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相見為夫子築室於閨內可乎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隄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命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

又曰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人之服居聖人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室無益 楚辭曰鑿山楹而為室下披衣於水渚霧濛濛其晨降兮雲依斐而成宇 又曰網戶朱綴刻方連多有突

夏夏室寒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為於書對

曰書之論事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不敢忘也雖退而窮思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編蓬為戶於中彈琴詠先王之道則可發憤慷慨矣 神異經

曰西北荒有石室有二十 同居齊壽千二百歲 十洲記曰崑崙山上

有瓊華之室

淮南子曰西方有金室 列仙傳曰彭祖叡大夫也歷夏

至商末號七百歲歷陽有彭祖仙室 漢書曰文帝徵賈誼入見上方受

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與誼言之 三輔黃圖曰明堂有十三室法十二

月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家貧不好掃室客怪之者或曰可一掃乎蕃曰

大丈夫當為國掃除天下豈徒室中乎 楊龍驤洛陽記曰顯陽殿北有

避雷室西有御龍室 雷次宗豫章記曰望秦縣有一石室入室十餘里

有水廣數十步清淺遊者伐竹爲筏以過水幽邃無極莫能究其源出好
鍾乳 盛弘之荊州記曰始興機山東有兩巖相向如鴟尾石室數十所
經過時聞有金石絲竹之聲 嵩高山記曰山下巖中有石室中有自然
經書自然飲食 漢宮殿名曰神明臺武帝造高五丈上有九室今人謂
之九天臺武帝求神仙恒置九天道士百人 洛陽宮殿名曰洛陽有望舒
涼室含章鞠室靈芝鞠室清暑涼宴 **齋** 宋吳邁遠遊廬山觀道士石室
詩曰蒙茸衆山裏往來行迹稀尋嶺達仙居道士披雲歸似著周時冠狀
披漢時衣安知世代積服古人不衰得我宿昔情知我道無爲 齊王融
移席琴室應司徒教詩曰雪崖似留月蘿徑若披雲潺湲石溜寫綿巒山
雨聞 梁任豫夏潦省宅詩曰風棹出天街星言指沈室頓揖俄毀垣惻
然悼窮陌春爲發大道夏爲溷潮折貴者陋懷居鄙人安朝夕生長數十
載幸祐見衰白堂遺孤孩音庭餘并亂迹入似聚族慰出爲里仁惜 **齋**
晉潘岳狹室賦曰歷甲第以遊觀旋陋巷而言歸伊余館之褊狹良窮弊
而極微閣了戾以互掩門崎嶇而外扉室側戶以攢楹擔接拒而交橫當
祝融之御節熾朱明之隆暑沸體怒其如鑠珠汗揮其如雨若乃重陰晦
冥天威震曜漢潦沸騰叢溜奔激曰竈爲之沉溺器用爲之浮漂彼處有
而不怨嗟生民之收難匪廣廈之足榮有功身之近患青陽萌而畏暑白
藏光而懼寒獨味道而不悶喟然向其時嘆 晉庾闡狹室賦曰居不必
匪食不求簞豈獨蓬蓼可永而隆棟招患奚必膏梁非美而飲䟽以淪醪
俎可以充性不極欲以折龍肝清室可以遊暑不冽泳而興夏寒于時融
火炎炎鶉精共耀南義熾暑夕陽傍照爾乃登通扉闢櫺幌締幕塞閑堂
敞微颺凌閨而直激清氣乘虛以曲蕩温房悄妻以興涼軒檻寥豁以外
朗

齋

王孚安成記曰大和中陳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殷仲堪又於池北立
小屋讀書百姓于今呼曰讀書齋 **齋** 晉湛方生後齋詩曰解纓復褐辭
朝歸數門不容軒宅不盈畝茂草籠庭滋蘭拂牖撫我子姪攜我親友茹
彼園蔬飲此春酒開櫺攸瞻坐對川阜心焉孰託託心非有素構易抱玄

根難朽即之匪遠可以長久 梁簡文帝山齋詩曰玲瓏繞竹澗閒關通
槿蕃缺岸新成浦危石久爲門北榮下飛桂南柯吟夜猿暮流澄錦磧晨
冰照采鸞 梁庾肩吾和竹齋詩曰白棋橫節節千楹跨篋竿迴龍仍竹
柱通笛且成樂向嶺分花徑隨階轉藥欄蜂歸憐蜜熟鸞入重巢乾欲仰
天庭挾終知學步艱 陳徐陵奉和簡文帝山齋詩曰架嶺承金闕飛橋
對石梁竹密山齋冷荷開水殿香 山花臨舞席水影照歌牀 **宋謝靈運**
山居賦曰上古巢居穴處曰岩棲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郭
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昔仲長願言流水高山應叟作書却阜洛川
勢有偏側地闕周員至若鳳叢二 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洲雖千
乘之珍苑孰嘉遁之所遊覽明達之撫運乘機感而理默悼三閭之浮江
矜望諸之去國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保息事以
乘閑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澗涉水登嶺山行紆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
沐雨犯露乘星斫其淺思罄其短規非龜非筮擇良選奇剪榛開徑尋石
覓崖四山周迴雙流逶迤陵名山而屢止過山石室而披情雖未偕於至

道且緬絕於世纓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風瞻雲方知厥所九泉別
澗五谷異巘枕此頂以葺館瞰南峰以啓軒羅層崖於戶裏鏡清瀾於窓
前修竹葳蕤以翳蒼灌木森叢以蒙茂蘿鳥蔓延以攀援香花芬薰而媚
秀日月投光於柯間風露披清於岷岫夏涼寒燠隨時取適此焉卜寢玩
水弄石及其二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隘入嶮俱會山首瀨排沙以積岸島
倚渚以起阜畦町副藝含蕊藉芳綠蔡春節以懷露白薤感時而負霜伊
昔齒齒寶愛斯文援紙握管會性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爰暨山棲彌
歷年祀幸多暇日自求諸已 **晉** 宋顏延年新喻侯茅齋贊曰輦草作壯
采茅昭儉哲人素節貴而能賤羈結茲危瞰臨涯隙 **隋** 江惣永陽王
齋後山亭銘曰叢臺造日溜館連雲錦墻列績繡地成文吾王卓爾逸趣
不群梅梁蕙閣桂棟蘭粉竹深葢雨石暗迎暉激流疑疏構峰似削苔滑
危磴藤攀鸞臺樹影搖窓池光動幕月澄暹淑風清近壑雪岸難銷花園
易落高桐百尺垂楊五株開榮九畹結秀三珠山條紫的水葉紅鬚抽芳
繞雷接翠分衢亭謹旅鶴浦噪驚鳥前列牧馬後招郇伯諷誦楚詩精微

沛易叢桂留嘗散金匪惜不羨睢陽還蚩碣石馳聲終古服義無斁

廬

周官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漢書曰武帝詔嚴助居厭承
明之廬 東觀漢記曰耿純率宗族歸光武時郡國多降邯鄲純兄歸燒
宗家廬舍上以問純純曰恐宗人賓客卒有不同故焚燒廬舍絕其反覆
之望上大笑 又曰承宮少孤年八歲為人牧猪鄉里徐子明春秋授諸
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好之因亡其猪而聽經猪主怪其不還
行求索見宮欲笞之門下生共禁乃止 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於
海外遂至遼東度虛館以俟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下時避難者多居郡
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 皇甫謐高士傳曰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生漢末
無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常結草為廬冬夏袒露垢汚如泥後野火燒
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先祖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洛陽故官名曰
侍中廬在南官中 碑後漢張超靈帝河間舊廬碑曰赫赫在上陶唐是
承繼德二祖四宗是憑上 鑒乎義農中結軌乎夏商元首既明股肱惟

良乃因舊宇福德所基修飾經構農隙得時樹中天之雙闕崇冠山之華
堂通樓閣道丹階紫房金窓鬱律玉壁內瑤青蒲克庖朱草棲箱川魚躍
躍雲鳥舞翔煌煌大漢合德乾綱體效日月驗化陰陽格于上下震暢八
荒三光宣曜四靈效祥天其嘉享豐年穰穰駒虞奏樂鹿鳴薦觴 一祝致
告福祿來將永保萬國南山無量

道路

楚辭曰心不怡之長又憂與憂之相接惟郢路之遼遠江與夏之不可涉
史記曰文帝行至灞陵是時慎夫人從上示慎夫人新豐曰此走邯鄲道
也 三輔故事曰桂宮周迴十里內有複道橫此渡西至神明臺 漢書
曰惠帝為東朝長樂宮作複道方築高帝廟南叔孫通曰陛下築複道高
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柰何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
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矣願陛下益廣宗廟大孝本也帝從之
又曰元帝即位成帝為太子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直至城
門得絕乃度上還之問其故以狀對上乃令太子得絕馳道 東觀漢記

日逢萌被徵上道迷不知東西云朝所徵我者為聰明啟智有益於政方
面不知世能濟政即駕而歸 博物志曰文王以太公為灌壇令暮年風
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泰山之女嫁為西海
婦欲歸灌壇今當道有德吾不敢以乘風雨過 任豫益州記曰江曲由
左擔道按圖在陰平縣北於城都為西其道至險自北來者擔鄧艾束馬
懸車之處陳徐陵丹陽上庸路碑曰臣聞在天成象成池屬於五潢
在地成形滄海環於四瀆國險者固其金湯儲蓄者因於轉漕貨財為札
專俟會通厥田為上皆資滲漉大矣哉坎德之為用也是以握圖之主財
以利民御斗之君因之顯教上哉少昊初命水官巡矣高陽爰重冥職舜
為太尉於是九澤載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導開華山於高掌鑿靈沼
於周原莫匪神功皆由聖德我大梁之受天明命勞已濟民有道稱皇無
為曰帝若夫雲雷草創翦商黜夏之勳鑄寶鼎於昆吾安能紀勒陳鳴鍾
於豐岳豆議掄揚斯固名言之所絕也及乎膺斯寶運大拯橫流屈至道
於汾陽勞凝神於獲射聖人作樂簫韶備以九成盡禮春官摠於三代豈

止金門桴竹玉尺調鍾公帶獻明堂之圖匡衡建后土之議若斯而已矣
夫降丹鳥既序孝經河出應龍乃弘周易若夫固天將聖垂意藝文五色
相宣八音繁會不移漏刻纔命口占御紙風飛天章海溢皆紫庭黃竹之
詞晨露卿雲之藻漢之兩帝徒有詠歌魏之三祖空云詩賦以為彭老之
教終沒愛河儒墨之宗方難火宅豈如五時八會之殊文天上人中之妙
典雪山羅漢爭造論門鷲嶺名僧俱傳經藏香象之力特所未勝秋兔之
毫書而莫盡忠信為寶穰祈免於白駒明德惟馨山川舍於駢犢至如月
離金虎泥染石生會蔚朝興滂施晚注而清蹕纔動纖羅不搖高閑將臨
油雲自關陽鳥馭日寧懼武賁之弓飛雨門天無待期門之蓋震維舉德
非日尚年若發居鄆猶莊在漢濤如白馬既礙廣陵之江山曰金牛用險
梅湖之路專州典郡青鳧赤馬之船皇子天孫鳴鳳飛龍之乘莫不欣斯
利涉玩此脩渠乍擁楫而長歌乃擬金而鳴籟斯實曠世之奇功無疆之
鴻烈者也銘曰后王降德于衆兆民高文象緯妙義幾神業冠遷夏功踰
入秦時惟大畜世又同人慧雨方雷禪枝獨春帝德惟厚皇恩甚深觀乎

禹迹見我堯心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四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五

產業部 農 田 園 圃 蚕 織 鍼 市 農

管子曰先王者為民興利除害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者也 尸子曰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並耕而王所以勸耕也 韓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耨年讓畔 史記曰存為兒時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耕稼穡之民皆法則之 漢書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一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 又曰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後邇江上處岷山之陽白郫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 東觀漢記曰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 賦 晉束皙勸農賦曰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考治民之賦職美莫當乎勸農專一里之權擅百家之勢及至青幡禁乎游惰田賦度平頃畝與奪在已良薄淡口受饒在於肥脯得力在於美酒若場功畢租輸至錄社長召閭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則豚雞爭下壺榼

橫至遂乃定一以爲十拘五以爲二蓋田熱啖紆其腹而杜康啞其胃

田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
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
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以其所爭爲閒田 漢書曰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二十畝與伯居伯常耕縱
平便游學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家資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
贍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 又
曰張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
腴 又曰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弘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
江渭中溉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渠民歌之曰由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
在前白渠起後舉插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
禾黍 華嶠後漢書曰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
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不食 晉中

興書曰郭翻少有忠操居貧無業起往古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
乃作將熟有認之者翻悉推與之 蕭廣濟孝子傳曰原平墓下有數十
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恒裸原平不欲使慢其墳墓乃歸賣家資買
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 宋陶潛雜詩曰種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穡帶月荷鋤歸 梁劉孝綽報王永興觀田詩曰
重門寂已暮案牘罷置塵輕涼生筍席微風起扇輪浮瓜聊可貴溢酒亦
成珍復有寒泉井兼以瑩心神睠彼忘言客閑居伊洛濱顧已慙困地徒
知量桂辛但願崇明德無謂德無鄰 魏王粲務本論曰古
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怠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
報薄道農以利則耕夫勤節商以法則游子歸 魏王粲務本論曰古
者之理國也以本爲務八政之於民也以食爲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
皆也故仰司星辰以審其時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事祈
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
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柁野積踰冬奪者無罪場

功過限竊者不刑所以競之於閑藏也先王藉田以力任力以夫議其老幼度其遠近種有常時耘有常節收有常期此賞罰之本種不當時耘不及節收不應期者必加其罰苗實踰等必加其賞也農益地辟則吏受大賞也農損地狹則吏愛重罰天火之焚人也甚於怠農慎火之力也輕於秬稂連邑大都有嚴令則火稀無嚴令則燒者數非賞罰不能濟也

園

易曰賁于丘園 詩曰樂彼之園 又曰園有桃 又曰無踰我園 又曰遊于北園 子建詩曰清夜遊西園 古詩曰鬱鬱園中柳 說文曰樹果曰園樹菜曰圃 莊子曰漢陰丈人灌園 鑿隧而入井 韓子曰昔彌子瑕有寵於衛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 史記曰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 又曰董仲舒下帷講誦三年不觀於舍園 漢書曰和帝詔有司自京師果園悉假與貧人 園語曰趙簡子田于螻蛄園名 三秦記曰漢武有名園曰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正升名含消 漢書曰明帝詔先帝時靈芝生芳林園中自吾建成承露

已來甘露復降芳林園 淮南子曰夫臨江之鄉其人汲水以澆其園江水弗減也 又曰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螻蛄燕鶯爲之不采 謝承後漢書曰法真隱居大澤講論術藝歷年不問園圃 又曰吳祐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調讀之音甚奇之與爲友宏卒成儒宗知名東夏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筭隨行遇見恐盜者覺怖走竹傷其足挈履徐步而歸 桂陽先賢記曰蘇統嘗除門庭有衆賓來統告母曰人招統去已種藥著後園梅樹下可治百疾一葉愈一人賣此藥過足供養 魏志曰明帝起景陽山於芳林園中 又曰京城內有園患無水傳玄先生乃作翻車令童轉之灌水更入其功百倍 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呂安灌園林山陽收其利以供酒食之費 晉宮闕名曰洛陽有瓊圃園靈芝園石祠園鄴有鳴鵠園蒲萄園華林園 世說曰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又曰王子敬入會稽

經吳門顧辟強有名園先不識主人遙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園中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恂若無人顧勃然曰不足齒之傖爾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坐輿上展轉顧望而僕從不至遂移時 又曰管寧華歆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之 法顯記曰舍衛精舍東北六百里毗舍佉母作精舍請佛及借此處故在祇洹舍大園落有二門一門東向一北向此園即須達長者布金錢買地處也精舍當中央佛住此處最久說法度人經行坐處亦盡孝塔皆有名字 又曰拘夷那竭城東行到毗舍離城北有大林重閣精舍佛住處及阿難半身塔其城裏本菴婆羅女家爲佛起塔今故在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羅女以園施佛住處 **詩** 宋陶潛雜詩曰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澤十餘畝草屋八九間餘竹蔭後檐桃李羅堂前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 宋謝靈運還舊園詩曰浮舟千仞壑捩纜萬尋顛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爲艱夫子昭情素探懷授往篇 宋謝莊北宅秘園詩

曰夕天霽晚氣輕霞澄暮陰微風清幽幌餘日照青林收光漸愜歇窮園白荒深綠池翻素景秋槐響寒音伊人儻同愛絃酒共棲尋 齊竟陵王遊後園詩曰託性本禽魚栖情閑物外羅徑轉連綿松軒方杏謁丘壑每淹留風雲多賞會 齊王儉春日家園詩曰徙倚未云暮陽光忽已收羨和無停畧壯士豈淹留冉冉老將至功名竟不修稷卨匡虞夏伊呂翼商周撫躬謝先哲解紱歸山丘 梁簡文帝游韋黃門園詩曰息車冠蓋里停轡仲長園簷踈遠興積實至羽觴繁 又夜遊北園詩曰星芒侵嶺樹月暈隱城樓暗化舒不覺明波動見流 又臨後園詩曰隱淪遊少海神仙入太華我有逍遙趣中園復可嘉千株同落葉百尺共尋霞 梁元帝遊後園詩曰暮春多淑氣斜景落高春日照池光淺雲歸山望濃入林迷曲徑度渚躡危峯 又晚景遊後園詩曰高軒聊騁望煥景入川梁波橫山渡影雨罷葉生光日移花色異風散水文長 梁沈約宿東園詩曰櫺籬疎復密荆扉新且故樹頂鳴風飈草根積霜露驚麈去不息征鳥時返顧茅棟嘯鷓鴣鳴平岡走寒兔夕陰帶層阜長煙引輕素 又行園詩曰寒

瓜方田壠秋旅亦滿陂紫茄紛爛漫綠半鬱參差初松向堪把時非日離
 離賦漢枚乘梁王兔園賦曰修竹檀藥夾池水旋兔園並馳鷓鴣鷓鴣
 翡翠鳩鵲巢枝穴藏被塘臨谷聲音相聞啄尾離屬於是晚春早夏邯鄲
 襄國相與雜沓而往款焉高冠扁焉長劍閑焉左挾彈焉右執鞭焉日移
 樂衰遊觀西園從容安步闢雞走兔俛仰鈞射煎熬包炙極樂到暮若夫
 采桑之婦連袖方路 齊謝朓遊後園賦曰積芳兮選木幽蘭兮翠竹上
 蕪蕪兮陰景下田田兮被谷左蕙晚兮彌望右芝原兮寫目山霞起而削
 成水積明以經復於是敞風闥之藹藹聳雲館之迢迢周步檐以升降對
 玉堂之沈寥爾乃日栖榆柳霞照夕陽孤蟬已散去鳥成行惠氣湛兮惟殿
 肅清陰起芳池館涼 梁裴子野遊華林園賦曰諒無庸於殿省且棲遑
 而下事鷹籠鳥與池魚本山川而有思伊暇日而容與時遊遊必志正
 殿則華光弘敞重臺則景陽秀出赫奔暈煥陰臨鬱律絕塵霧而上征尋
 雲霞而蔽日經增城而斜趣有空巖之石室在盛夏之方中曾匪風而自
 慄溪谷則沓潛派別峭峽則險難壁立積峻竇溜闌干草石公羅駁筆叢

攢紅而登豈徒倚臨遠憑虛王廣觀遊聽靡有不通 梁江淹梁王兔園賦
 曰或重古輕今者僕曰何為其然哉無知音則已矣聊為古賦體以奮枚
 叔之製云於是今塘緬演綠竹被披繚繞青翠若近復遠水鳥駕鸞鷓鴣
 鴨鴈上飛衡陽下宿沔漢十五五忽合而復散於是大夫之徒稱詩而
 歸春陽如晚未華未稀卒逢邯鄲之女蕙色已玉質綺裳下見錦衣上出周
 庚信小園賦曰若夫一枝之土巢甫得安營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
 之地豈必連閣洞房南陽笑重之第緝墀青瑣西漢王公之宅余有數畝
 弊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
 潘岳面城且見閑居之樂爾乃窻室徘徊聊同鑿坏琴號珠柱書名玉杯
 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欹側八九丈從斜數十步榆柳三兩
 行梨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窓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翁兮不鳴雉無羅兮
 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為匱覆水有堂坳崎嶇兮狹室穿漏兮茅茨
 檐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閑暇花隨四時
 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離披落落格之

藤爛熳無叢之菊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為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誠
 偃息於茂林乃又羨於抽簪雖有門而長閑實無水而恒沉草無志憂之
 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薄晚閑閑老幼相攜蓬
 頭王霸之子推髻梁鴻之妻樹搔搔而風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
 噪驚嬾婦而蟬啼昔早濫而吹嘘藉文言而慶餘門有通德家藏賜書遂
 山崩川竭水碎瓦裂關山則風日俱愴隴水則肝腸斷絕百齡兮倏忽菁
 華兮已晚不雪鴈門之羈光念房陵之遠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
 不曝骨兮龍門終低頭兮馬阪晉潘尼後園頌曰芒芒在昔悠悠結
繩大樸未散玄化靈凝羲皇繼踵三代相承五德吏王文質迭興天命匪
諶祐謙輔信乃眷我皇光有大晉應期納祚天人是順和氣四充惠澤苟
潤神祇告祥四靈效質遊龍升雲儀鳳翳日甘露晨流醴泉涌溢華夏既
寧八荒靜謐人亦有言吾何以休乃延卿士從皇以遊長筵遠布廣幕四
周嘉肴惟芳旨酒思柔巖巖峻岳湯湯玄流翔鳥鼓翼游魚載浮明明天
子肅肅庶官文士濟濟武夫相相講藝華林肆射後園威儀既具弓矢斯

關恂恂謙德穆穆聖顏賜以宴飲詔以話言黍稷既登貨財既豐仁風香
 運皇化彌隆征夫釋甲戰士罷戎遐夷慕義絕域望風無或慢易在始慮
 終無或安逸狂盈思冲謝莊懷園引曰鴻飛從萬里飛飛河岱起辛
勤越霜霧聯翩遡江汜去舊國違舊鄉舊海悠且長迴首瞻東路延翩向
秋方登楚都入楚關楚地蕭瑟楚山寒歲去冰未已春來雁不還風蕭恍
兮露濡庭漢水初綠柳葉青朱光靄靄雲英英離禽啾啾又晨鳴菊有秀
兮松有蕤憂來年去容髮衰流陰逝景不可追臨堂危坐悵欲悲託意
兮向芳孫心綿綿兮屬荒蕪想綠蘊兮既月沼念幽蘭兮已盈園天桃李
暮發春鶯旦夕喧青苔燕石路宿草塵蓬門晉湛方生遊園詠曰諒
茲境之可懷究川阜之奇勢水窮清以澈鑿山隣天而無際乘初霽之新
景登北館以悠矚對荆門之孤阜傷漁陽之秀岳共夕陽而含詠杖輕策
以行遊蘼秋蘭之流芬幙長荷之森修任緩步以升降歷丘墟而四周智
無涯而難恬性有方而易適差一豪而遽乖徒理存而事隔故羈馬思其
華林籠雉想其臯澤矧流客之歸思豈可忘於疇昔梁張績謝東宮

齊園啓曰性愛山泉頗樂閑曠雖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
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屏避諠塵傷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
憇桃李之夏陰對徑開軒採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
膏豪傑所競徒居好時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眷收荆之富此園左
帶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通逸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表
裏煙霞每騰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歸瞰戶牖不異登臨
升降階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踰
其美

圃

毛詩曰折柳樊圃 又曰九月築場圃 傳曰晉侯取為氏之圃以為圃
論語曰樊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列子曰三畝之圃不能耘
譏曰忽死蘭圃楚有蕙圃 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即也淮
南子曰崑崙山有曾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懸圃涼風在崑崙之中是其
疏圃踈圃之池滿足潢水 穆天子傳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

飛鳥百獸之所飲先王之所謂懸圃 詩 梁庾肩吾從皇太子出玄圃詩
曰春光起麗譙疑履步山椒閣影臨飛蓋鶯鳴入洞簫水還登故渚樹長
蔭前橋綠荷生倚葉丹藤上細苗顧循慙振藻何用擬瓊瑤 詩 隋江搃
玄圃石室銘曰 山 搃仙宇石牆地云正域道示修羊紫煙碧露絳雪玄
霜廣成不踐王烈未翔移華甲觀徒構震方遠跨飛梁俛臨倒景瓊藥珠
樹金階玉井映日分暉搖風共影岫濃翠合林虛桂靜朔去偷桃董來貨
杏檐非刻削戶窓登臨迎春花近避暑涼深秋雲卷閣冬霰停陰桐樓鳳
采竹化龍吟輕飛亂色激溜成音天縱儲睿生知作兩弦誦餘隙仁智為
賞河曲停遊洛濱息往祥梨吐秀瑞燕流響一物或鑄萬國斯仰

蠶

禮記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卜二宮之夫人世婦
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 又曰季春之月后妃齊我親
桑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以供郊廟之服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
后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來觀視內以為娛樂外以先女功 續漢書

曰貴人助蠶瑋瑁釵加簪珥 又曰光武建武二年野蠶成繭野民收其
絮 玄中記曰大月氏有牛名曰日及割取肉一二斤明日瘡愈漢人入
國示之以爲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大如小指名曰蠶食桑葉爲人吐絲
外國復不信有之 古今注曰元帝永元四年東萊郡東牛山有野蠶爲
繭繭生蛾蛾生卵卵著石收得萬餘石民以爲蠶絮 **賦** 晉楊泉蠶賦曰
惟陰陽之產物氣陶化而播流物受氣而含生皆纏綿而自周伊夫蠶之
爲物功巨大而弘優成天子之衮冕著皇后之盛服昭五色之玄黃作四
時之單復是以王者貴此功焉使皇后命三宮之夫人又世婦之吉者親
桑于北宮一月初吉遂布令於天下百辟兆民使成務焉是以仲春之月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惟蠶之祖編使童男作以童女温室旣調蠶毋入處
陳布說種柔和得所晡用清明浴用穀雨爰求柔桑切若細縷起止得時
燥濕是候逍遙偃仰進止自如仰似龍騰伏似虎跣身方腹列足雙俱
昏明相推日時不居粵乃役夫築室于房于房伊何在庭之東東愛日景
正望餘陽旣酌以酒又挹以漿壺醴在側敷修在房我鄰我黨我助我康
於是乎蠶事畢矣大務時成閨紆卷薄灑掃宮庭蠶毋須飾從容自寧至
于再宿三日乃開闔啓房是瞻是觀方者四張貞者紆盤縱者相屬橫者
交連分新柴而解著繭絲互而相繫競以拏攫再笑再言惰者悅而忘解
劣者勉以增勤是月也天子以太牢之禮獻繭于寢廟皇后親練三盆然
後辨子夫人世婦至于百辟卿士下及兆民咸趨練事爾乃絲如凝膏其
白伊雪以爲衣裳冠冕服飾禮神納賓各有分職以給百禮罔不斯服夫
功也起於綿綿成於翼翼頌之難周論之罔極殷斯勤斯如何勿憶

織

毛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魏志曰中山恭王襄
徙甘渢陽太和二年就國尚儉約勅妃妾紡績織紵習爲家人之事 博
物志曰近世有岳海渚者每年八月有浮查來此人乃立於查上忽忽不
覺晝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望室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
驚問此何處荅曰君可詣蜀問嚴君平 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
居如魚不廢績織 **詩** 古詩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濯素手札

札弄機杼 梁簡文帝詠中婦織流黃詩曰翻花滿階砌愁人獨上機浮
 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調絲時燒腕易躡乍牽衣鳴梭逐動劍紅粧映落
 暉 梁劉孝威在郟縣遇見人織寄婦詩曰妖姬含怨情織緯起秋聲度
 梭環玉動踏躡珮珠明經稀疑杼澁緯斷恨絲輕蒲萄始欲罷鴛鴦猶未
 成雲棟共徘徊紗窓相向開蹙眉語度紗輕眼笑來矐矐隔淺沙的的
 見粧華鏤玉同心藕雜寶連枝花紅巾向後結金簷臨髮斜機頂挂流蘇
 機傍垂結珠青絲引伏兔黃金繞鹿盧豔采裙邊出芳脂口上渝百城交
 問遺五馬共踟躕直為閨中人守故不要新夢帝清花枕覺淚濕羅巾獨
 眠真自難重衾猶覺寒女憶疑胎緩彌想橫塵歡行驅金絡騎歸就城南
 端南端稍有期想子亦勞思羅襦久應罷花釵堪更治新粧不點黛余還
 自畫眉 陳徐陵詠織婦詩曰織織運玉指脉脉正蛾眉振躡開交縷停
 梭續斷絲簷前初月照洞戶未垂帷弄機行掩淚彌令織素遲 陳蕭詮
 賦婀娜當軒織詩曰東南初日照秦樓西北織婦正嬌羞綺窓猶垂翡翠
 恍珠簾半上珊瑚鈎新粧入機映春牖弄杼鳴梭挑織手何曾織素讓新

人不掩流蘇推中婦三口五匹木言選衫長腕弱繞輕絲綾中轉躡成離
 鵲錦上迴文作別詩不惜紉素同霜雪更傷秋扇篋中辭 後漢于逸
 機賦曰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覃聖思仰覽三光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
 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結靈根於盤石託九層於巖術性條暢以
 端直貫雲表而剴良儀鳳晨鳴翔其上怪獸羣萃而陸梁於是乃命匠人
 潛江奮驥踰五嶺越九岡斬伐剖析擬度短長勝復迴轉尅像乾形大匠
 淡泊擬則川平光為日月蓋取昭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
 若將征方圓綺錯微妙窮音蟲禽品獸物有其宜兔耳踈伏若安若危猛
 犬相守窺身匿蹄高樓雙峙下臨清池遊魚銜餌滄澗其陂鹿盧並起織
 緜俱垂一往一來匪勞匪疲於是暮春代謝朱明達時蠶人告訖金罷獻
 絲或黃或白蜜蠟凝脂纖纖靜女經之絡之爾乃窈窕淑媛美色貞怡解
 鳴珮釋羅衣披華幕登神機乘輕杼覽牀帷動搖多容俯仰生姿 晉揚
 泉織機賦曰伊百工之為伎莫機巧之最長似人君之列位象百官之設
 張立正郭之制度如城隔之真方應萬機以布錯實變態之有章是以孟

秋之月首殺庶物工民呈材取彼精梓楨幹修枝名匠聘工美乎利器心暢體通膚合理同規矩盡法因事作容好無不媚事無不供於是乎女工就素絲輕貫綜紀簡姦清織女揚暈美乎如芒麗安妍雅動有令光足閑蹈躡于習楹匠節奏相應五聲激揚濁者含官清者應商和聲成柔慷慨成剛屈申舒縮沉浮抑揚開以厭間闔以高粱進以懸魚退以俠隔氣經相應陰感平陽僂俛不及進却頡頏事物之宜法天之常既合利用得道之方

鍼

吳書曰虞翻年十二有客詣翻兄不遇之翻乃與客書曰礪石不受曲鍼楚荀況鍼賦曰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功善治木莫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已能合從又善連橫下覆百姓上飾帝王漢曹大家鍼經賦曰銘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遠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惟鍼經之列迹信廣博而無原退遠進以補過似系絲之羔羊何斗簪之足築成動在而升堂

市

列子曰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魯連子曰孟嘗君逐於齊譚子曰富貴則就貧賤則去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市朝則盈夕則虛非朝愛而夕則憎之也勢使然漢書曰楚王戊與吳通申公白公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曰椎春於市又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又曰司隸校尉解光奏王根曰縱橫恣意大治室第中立土山而立兩市殿上赤墀戶下青瑣東觀漢記曰樊重治家產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華嶠後漢書曰宋登為汝陰令為政明能號稱神父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漢名臣奏曰太尉屬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太羊為羣無君長帥廬落之居又其天性貪而無信故自漢興于茲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吏民創禁不與交關唯至胡市乃成靡服非畏威懷德實玩中國珍異之故耳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舊有二市一曰金市在宮西大城內

詩 梁庾肩吾看放市詩曰旗亭出御道游日暫迴車既非隨舞鶴聊自
入看書懸龜識季主觴酒見相如日中人已合黃昏故未踈 陳張正見
賦得日中市朝滿詩曰雲閣綺霞生旗亭麗日明塵飛三市路蓋入九重
城竹葉當鑪滿桃花帶綬輕唯見爭名利安知大隱情 **次** 梁簡文帝移
市教曰臨淮作守白鹿隨而忘反蕭令解綬黃雀從而歸況復衛卒遮
車追民擁梅瞻言前古眇愧弘多吾旅泊冬川阻茲涸水日中揔會交貿
遷移雖樊無外取要得所求而旗亭舊體自有常處不容近違孔奮遠逐
曹參正恐舊肆盈虛或成彫廢 周庾信答移市教曰昔張措碩儒尚移
弘農之市宜官妙篆猶致酒壚之客况復德揔郁周聲高梁楚希風慕義
之士舉袂成帷臥轍反車之流磨肩相接遂使王充闕市之處遠出荒郊
石苞販鐵之所翻臨涯岫聖德謙虛未忘諠湫欲令吹簫舞鶴還反舊鄼
賣卜屠羊請辭新闡而交貿之黨好留函岐之衆難遣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五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六

產業部 田獵 釣錢

田獵

禮記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者暇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
天子殺則下大綬諸侯殺則下小綬綬當為綬有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
止則百姓田獵逆之車又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
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麇
不卵不覆巢 毛詩曰騶虞鳴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
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六
韜曰文王卜田于渭陽將大得非熊非羆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
大吉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于渭之陽見呂尚坐以漁文王勞而問
焉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于滂澤得白狐玄貉以祭河宗 晏子曰景公
田十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而衣冠不正公望見晏子下車急曰夫子何

遽得無有故乎對曰國人皆謂君安野而好獸無乃不可乎公曰寡人有
吾子猶心之有四支也有四支故心有佚寡人有吾子故寡人佚也晏子
曰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令四支無心乎公乃罷田而歸 莊子曰梁
君出獵見白鴈羣下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
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
他人對曰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
以求雨爲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大雨何也爲
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君以白鴈故以欲射殺人主君譬人無異於豺狼
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韓子曰孟孫獵得麇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
母孟孫適至求麇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
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麇又且忍吾子乎 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
具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君將焉之文侯曰
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強 史記曰

巴叔爲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二
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聞
之不大出遊 魏志曰文帝將出獵鮑勣上疏諫帝手毀其疏而竟行中
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與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勣抗
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又故移風易俗莫善於
樂况獵暴無益於原野因奏曄佞諛不忠 江表傳曰曹公與孫權書云
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
吳 王隱晉書曰魏舒少在財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 世說曰孫盛
爲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第三兒齊莊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經
時年七八歲庾公謂曰君兒亦復來乎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
邁 吳地記曰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吳先主使徐
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願越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
之苑吾志足矣 周王褒和張侍中看獵詩曰上林冬狩反回中講射
歸還及宣曲觀更獵黃山圍嚴冬桑柘慘寒霜馬騎肥綠盧隨兔起高鷹

接姓飛獨嗟來遠客辛苦倦邊衣 陳張正見和諸葛亮從軍遊詩曰治

兵耀武節縱橫駭畿封迅鷁馳千里高且起百重騰鹿斃馬足亂懸落劍

鋒雲恨飛燒火鳥道絕禽蹤方羅四海俊聊以習軍容 漢司馬相如

子虛上林賦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竟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

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鳥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先生曰今日田樂乎子

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答

以雲夢之事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

卒滿澤罟網彌山掩兔獐鹿射麋脚麟驚於鹽浦割鮮染翰射中獲多矜

而自功顧謂僕曰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對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

未見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

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崑嶷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其東

則有蕙圃蘅蘭芷若射干芎藭菖蒲江離薜荔其高燥則生箴菲苞荔薛

莎青蘋其埤濕則生藏葭蒹葭東牆彫胡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

外發芙蓉羨華內隱鍾石白沙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榭柎豫樟桂板木蘭

榮雜朱楊其上則有鸞雛孔雀騰遠射干楚王乃駕馴駘之馬乘雕玉之

輿鱗魚須之旗旒曳明月之珠旗陽子驂乘鸞向為御按節未舒即凌狡

獸蹴蛭蚺蟻距虛軼野馬轉駒駘乘遺風射遊騏弓不虛發中必決皆洞

曾連掖絕乎心繁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緇披綺縠羅垂露縠飛纖垂

鬋扶輿倚靡錯翡翠之歲凝繚繞玉綬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

相與撥於蕙圃掩翡翠射戲驥志而後發遊于清池浮文鶴揚旌柁張翠

帷建羽蓋網瑋瑁鉤紫貝橫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唱涌泉起奔物會

磊石相擊碾碾礧礧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於是楚王登陽雲之

臺泊乎無為淡乎自持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臣竊觀之齊殆不
如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且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
之罘浮渤澥遊于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出平青丘徇偃平
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曾中曾不蕭芥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
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詞不復何為亡以應談 上林賦 是
公子斯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且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

沼之東荷垂天之畢張竟極之罟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旒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車騎雲會登降闔藹秦華爲旗熊耳爲綬木作山還漫若天外於是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日盡西暢亡涯隨珠氏焯爍其波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於茲乎鴻生鉅儒修唐典匡雅頌掛讓於前昭光振耀響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 後漢張衡羽獵賦曰皇上感天威之繆烈思太昊之觀虞虞人表林麓而廓萊藪翦荆梓而夷榛株於是鳳皇獻歷太僕駕具蚩尤先驅雨師清路山靈護陣方神躡御羲和奉轡弭節西征翠蓋葳蕤鸞鳴確玲山谷爲之滄淡丘陵爲之歛傾於是皇輿綢繆遷延咨與抗天津於伊洛夏暹集乎南圃大詔獵者竟逐長驅輕車威厲羽騎電驚霧合雲集波流雨注馬蹂麋鹿輪駢雉兔弓不妄彎弩不虛舉鳥驚絳羅獸與矢遇 魏文帝校獵賦曰長緞亂霓飛旗拂天部曲按列什伍相連跣如叢林動若崩山超崇岸

之曾崖厲障滋之雙川列翠星陳戎車方敷風迴雲轉埃連颺屬雷響震天地譟聲蕩川岳遂闕封稀籍塵鹿稍飛鳥接鸞鷲聚者成丘陵散者闐溪谷流血赫其丹野羽毛紛其翳日考功效績班賜有叙授甘包飛酌清醑割鮮野享舉爵鳴鼓鑿輿促節騁轡迴翔望爵臺而增舉涉幽壑之花梁 魏王粲羽獵賦曰相公乃乘輕軒駕四輅駙流星屬繁弱選徒命士咸與竭作旌旗雲旒鋒刃林錯揚暉吐火曜野蔽澤山川於是搖蕩草木爲之摧撥禽獸駭魂亡氣奪與頭觸系搖足遇捷陷心裂胃潰腦破頰磨天競逐奔奔雲霧下韞窮緜搏肉噬肌墜者若坻清野滌原莫不殲夷魏應璩西狩賦曰伊炎漢之建安飛龍耀乎天衢皇宰升而陶運樹匡翼而大摹盪無妄之氛穢揚威靈乎八區開九土之舊迹暨聲教於海隅時霜淒而淹野寒風肅而川逝草木紛而搖蕩鷺鳥別而高厲旣乃揀吉日練嘉辰清風矢戒屏翳收塵於是魏公乃乘彫輅駟飛黃擁籥鉦建九按纒清途颯沓風翔於是圍網周合雷鼓天震千乘長羅萬表星陳雙翼旌旌旌入校租分長燧電舉高煙蔽雲爾乃徒輿並與方軌連質驚飈四駭衝

禽驚溢騁獸塞野飛鳥蔽日爾乃赴玄谷陵崇岱俯掣奔猴仰捷飛猿雲
 暮彼於廣野京繁昭乎平原醴魚充給洪施普宣 又馳射賦曰於是陽
 春嘉日講肆餘暇將逍遙於郊野聊娛遊於騁射延賓鞠旅星言夙駕樹
 應鞞於路左建丹旗於表路羣駿籠於衡首咸皆驟裏與飛麇爾乃結翻
 仵齊倫匹良樂投馬孫臆調駟籌等克明班次均亭左攬繁弱右接湛衛
 控滿流睇應弦飛碎旌動鼓震譟聲雷潰重破累礮流景倏忽紛紜絡驛
 次授二八驍騁神足奔越終節三驅矢不虛發進截飛鳥顧摧月支
 須紆大鈞口弩七規觀者并氣而傾竦咸側企而騰移爾乃策回盤厲拔
 節和旋翩翩神厲體若飛仙弈弈駢牡既估且閑揚驪沛艾螭略相連
 晉夏侯湛獵兔賦曰爾乃乘靈箱徇良馬循又接於廣漠弓矢連於曠野
 端眺蒿萊摘肝榛穢落日攢慨傷 窺蒼蒼視兔之所隱乃精望而審發
 弦絕箭激驚伏並斃搜鱗危險覓歷岡阜留曾挂於重林疏置結於通藪
 密驚視於草間暫見之於蒙擬以銃父規以良弓覩毫末而放鏃乃殪之
 於窟中或紛紜赤以驚驚影跳竦而揚白擢輕足之然然振遊形之躍躍

弓不服寧置不及暮爾乃鷹鷂翻以飄揚勁翼謾而下狎馬釋控以長
 鬱騰虛而陵厲翕習於迴阻之間統繚於山澤之際盤迂遊田其樂泄泄
 心既倦兮日遷命輿駕兮將還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送歸波手揮五絃
 優哉游哉聊以永年 晉潘岳射雉賦曰涉青林以遊覽樂羽族之羣飛
 倬彩毛之英麗有五色之名翬厲耿介之專心張猛毅之雄姿於時青陽
 告謝朱明擊授靡木弗茲無草不茂天英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麥漸
 漸以擢芒雉嘒嘒而朝雉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効態爾乃侯扇哭而
 清叫野聞聲而應媒搗朱冠之赭赫敷藻翰之陪鯁或麗或啄時行時止
 班尾揚翹雙角特起應叱愕立躍身竦峙捧黃間以密殼屬剛挂以潛擬
 山驚悍害眾迅以甚鯨牙低鏃心平望審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逸羣之雉
 擅場挾兩櫟雌妬異條來忽往於是筭分銖商遠近揆懸刀騁絕伎當味
 值曾裂滕破甯若乃耽盤遊道放心不移樂而無節端操或膚此老氏之
 所誠而君子所不為 梁沈約為皇太子謝賜御所射雉啓曰輕鑿微
 動密翳徐張黃間所發矢無虛發南皮之獲未足稱工臣任惟守器事隔

陪奉天慈曲降賜物頒禽

釣

呂氏春秋曰太公釣於滋泉文王得而王 說苑曰呂望年七十釣于渭
者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老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鋟
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
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望知當貴 毛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
侯之子平王之孫 論語曰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墨子曰釣者之恭非
為魚也餌鼠以肉非愛之也 楚辭曰以直針而為釣維河魚之能得

呂氏春秋曰善釣者引魚于干仞之下餌香也 陳陰鏗觀釣詩曰澄

江息晚浪釣侶棹輕舟垂絲遙濺水滄浪終滯游 晉潘尼釣賦曰抗

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蓬廬尋渭濱之遠迹且游釣以自娛左媛修竹右

縱飛綸金鈎厲鉅甘餌垂芬衆鯤奔涌游鱗橫集觸餌見搶值鈎被執長

繼續紛輕竿翕熠雲往颺馳光飛電入罹靈未及驚策蓋以獲其數十且

夫燔炙之鮮煎熬之味百品于變殊芳與氣隨心適好不可勝記乃命宰

夫贈此潛鱗電割星流芒散縷解隨風離鏑連翩雪累西戎之蒜南夷之

薑酸鹹調適齊和有方和神安體易思難忘

錢

漢書曰九執金錢布泉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為周立九府圓法

錢即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 史記曰初蘇秦之燕

貸百錢為資及貴以百金償之偏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一人獨未得

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

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又曰高祖以吏繇咸陽吏

皆選奉錢三絨五百蕭何獨以五侯益封二千戶以獨贏二錢 又曰單

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客皆往賀蕭

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不滿于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

乃紹為謁者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

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座蕭何曰劉季故多大言者矣 又曰

上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謂貧於是賜

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號鄧氏錢布天下見寵幸篇又曰漢興七十餘年之

間國家無事廩庾皆滿而庫府餘皆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

校 又曰安息國以銀為錢錢如王面 漢書曰武帝時公卿請令京師

鑄官錢赤仄以赤銅為具郭一當五官用非赤仄不得行俗所鑄又曰東方朔云

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給錢百三十臣朔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

田十 又曰張安世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不受祿詔都內別藏張氏

無名錢以百萬數都安主藏官東觀漢記曰光祿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

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一匹馬遺林曰朋友有車之饋可以修之

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食祿

祿出常有盈今奉錢五萬接受之謂兒曰當以此為法林所以勝我者也

又曰馬援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天下賴

其便 又曰鄭均兄為縣游擊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作歲餘

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為吏坐賊終身捐棄兄感其語遂有

廉潔稱 汝南先賢傳曰平輿閼敞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被徵以秦

錢百三十萬寄故故埋置堂上後常舉家患死唯有孤孫九歲臨死語云

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閼敞孫長大來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盡還之孫曰

祖唯言三十萬爾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當敞曰府君疾困謬言爾即君

無疑 郭子曰王夷甫雅尚玄遠又疾其婦貪口未嘗言錢婦欲試之夜

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闕之命婢舉阿堵物 世說曰王

武子移第近北芒于時人多地貴武子好馬射買地作埽編錢布地竟埽

時號金溝 地鏡圖曰錢銅之氣望之如青雲書後漢劉翽餘上書諫

鑄錢事曰夫食者乃有國之大寶生民之至貴也見比年已來良田盡於

蝗螟之口杼袖空於公私之末野無青草室如懸磬所急朝夕之食所患

靡盬之事豈謂錢之缺薄銖兩輕重哉就使當令土礪化為南金瓦鹵變

為和王沙石悉成隨珠大羊盡作狐白絳繡盈堂文綺縵野使百姓渴無

所飲飢無所食雖犧皇之純德大禹之勤勞周文之不暇猶不能以保蕭

牆之內梁簡文帝謝勅賜解講錢啓曰無勞礪石之大金貨猥臻非

遊玉壘之川銅山可見舒王濟之埽猶覺有餘假劉寔之繩穿而不盡慧

輪究竟爰降曲私福田成滿仰由茲被榮光獨照自均若木負恩知重竊
璧蓬萊 又謝賜錢啓曰殊澤隆厚造次被蒙重彼八銖珍斯九法赤文
成采出自水衡之藏紺文委貫忽積銅扇之裏謹長充放生用濟令識發
弘誓願等供無邊效彼薄拘均茲流水方使怖鴿獲安窮魚永樂 梁劉
孝威婚謝晉安王賜錢啓曰孝威問吉已通請期有日而賢夫之譽多愧
張耳非壻之才偶同王粲瞻言前事良以自羞曲降隆慈俯垂珍錫便使
禽贄獲舉纁幣有資佩服寵靈頌越非報 梁任孝恭謝賚錢治宅啓曰
繩樞斷續薄雨已傾席戶穿闌微風自卷不悟恩隆問舍降自天造事深
更宅乃被庸微跪條可授毀垣再築遂得惣臨上路戶望東家人悅爽壇
里驚輪負門學于公逆容駟馬巷均王濬豫擬幡旗 晉魯褒錢神論
曰有司空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而里顧見蒸母先生班
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
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
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

鳥女贄榛栗棗修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
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淡爲筐篚以機神爲
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
旣不知古又不知今昔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
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
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爲
本上智先學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爲錢故使內方象地外直
象天錢之爲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
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墮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
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
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哉憊獨豈是之謂乎錢
之爲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
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
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

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
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救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今問笑談非錢不
發諺曰錢無耳可聞使豈虛也哉 又曰有錢可使鬼而况於人乎子夏
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爲
福因敗爲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手錢天何與
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達窮開塞振貧濟
之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矣今之
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
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
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異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
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
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